

五言排律

七言排律

古詩

賦

表箋

策

序

誌

跋

說

贊

銘

書

疏

論

五山集

卷之八



Handwritten characters in the top right corner, possibly a date or page number.

第一行: 第一行草书文字

第二行: 第二行草书文字

第三行: 第三行草书文字

第四行: 第四行草书文字

第五行: 第五行草书文字

第六行: 第六行草书文字

第七行: 第七行草书文字

第八行: 第八行草书文字

第九行: 第九行草书文字

第十行: 第十行草书文字

第十一行: 第十一行草书文字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margin, possibly a column number or section marker.

Small rectangular stamp or seal at the bottom right corner.



五峯先生集卷之六

五言排律

次李白勞勞亭十韻月課

都會金陵府行人不暫停孤臣遷桂海賈客入秦涇別  
恨多千緒離筵共一亭淡烟凝怨色遠岫帶愁形薄暮  
歌初歇登臨酒半醒孤雲歸杳杳獨鳥度冥冥野店揚  
花白江橋酒幔青勞勞何日已僕僕幾人經五嶺迷春  
草三河落曉星唯餘石城月夜夜滿空汀

寄江陵金夢虎十韻

丙子徐佐郎益自嶺東來盛稱金名

形勝江陵府塵埃漢水城猶憑負外口久識右軍名鱗  
羽愁千里風雲會一成黃花武溪醉白馬蕩春行談屑  
霏瓊韻毫端動墨兵湖山鄉思苦歲月旅心驚獨鳥秋



橫海孤旌曉啓程  
斷猿關樹度長笛  
驛樓停駕鶴秦蕭  
史窮經漢伏生  
相思應寂寞蓬島  
海中青

許相挽十二韻

項

數月聞君病音書待寂寥  
計傳終太遽魂去不容招  
忠厚元來性魁梧獨運標  
時危命何旺位極本非徼  
迹與心相戾恩隨地共遙  
吾儕識悃愾物議任紛囂  
屬纊歸原土還旌復洛橋  
扁舟丞相覲遺宅野夫僑  
寡婦隨行李螟孫守禮條  
人間春夢畢交道老身焦  
北闕孤忠炯西隣古木喬  
依然竹里路羗笛在山椒

李判書誠中遷葬挽十韻

扈聖西疆日艱危萬事微  
新安草詞命義順儼駸駸  
淚水救兇贖龍濟轉禍機  
翌春復箕邑首夏會崧巖  
奔



問嚴程急軍興羽檄飛殘燈一夜話良晤百年遠烏嶺  
來哀計升州哭落暉松楸倉卒葬父子後先歸地理牛  
岡改人間雨淚揮傷心廿三載官守阻容衣

安正大進挽六韻

白首世間意蹉跎足一噫故人盡歸土老子獨躡池碧  
海提壺日西城隸業時文章輕再第才望阻三司萬事  
皆由命重泉柰短期熊川倘可到羌笛淚雙滋

金相國命元挽十二韻

英邁超羣質聰明學易年探花黃甲望視草玉堂仙氣  
縈山公右風流謝傅前希文才不局伯玉孛仍全養肯  
繇三釜觀戎鎮兩川丹青畫麟閣槐棘應台躔疇昔登  
門喜由來受賜偏松堂承笑語灣館待留連奉輒瓊樽



倒歸須蠟炬燃存亡已叅半會合他何邊五日驚無汗  
千秋痛絕絃天高大慈嶺徑過幾回鞭

崔忠州瓘大人挽六韻

夙忝升堂後多趨長者風謙恭由所性謹飭又加功一  
縣鳴琴晚雙州列鼎隆纔聞孝子去俄報太醫窮心訣  
憑誰屬音容啓戶空迷原千古土此恨與長終

肅寧館謝恩使鄭賜湖之行八韻

結交庚最密傷別客偏深路又燕京遠歸應菊月臨中  
年仍白首苦意寫玄琴世事看棋局幽懷在竹林可能  
拚舊會空自憶同衾麥德長郊晚棠花古驛陰尊傾隔  
萬里日望重千金加抱元連境山蹊倘得尋

丁未春養源令公將以千秋使朝京以己曾為平



安評事時僕所贈五言排律十韻一紙示之曰亂  
前書厨一物不遺此適携同射具貯皮囊相隨得  
全可次原韻以賁今行否余就審之則果吾拙筆  
也蓋是一簡子而今公已行而追寄者也其書云  
天寒幙况珍重僕三秋大病仍作一冬蟄物每想  
闕防躍馬政猶夏虫談冰何相及耶曩承索詩當  
時仕苦未暇把筆病中忽憶清揚錄奉荒拙不過  
孫郎帳下兒一笑耳戊至既望末係詩云云戊至  
乃戊子十一月余同年八月以正言病九月以修  
撰病十一月則方避寓盤松冷井洞沈僖家之時  
也伊時莫保朝夕豈料頑命徑如許亂離而抵今  
二十年之久而叨據勳封耶余時年三十六方親



近筆硯篇翰如斯紙者其可以數計耶凡在我在  
人者皆零落無存倘交友皆如今公之信且密則  
其存者多矣然此又幸中之幸其何可易得也遂  
感而次之用首千里面自完存之又幸也十韻

昔贈關西別詩章一紙留容吾賡十韻送子賀千秋老  
少當殊狀悲歡却倍憂交情看更密別日又何稠憶昨  
同蓮榜伊時各黑頭流連花作祟滂沛酒為愁歲月還  
萍梗江山滿戟矛貂蟬幸無恙瓜葛不曾謀莫任乘槎  
客相分演武樓端陽汎蒲酒醪酊始應休

附原韻

憶昔西郊別嚴程不可留君心急登道王事屬防秋北  
鎮元聞弊西疆亦可憂沿江亭障小隔水犬羊稠三堡



煙連塞孤城水浸頭經營重歲饘方略坐心愁作幕惟  
書記為儒昧劔矛猶當同竭力莫謂是非謀草檄風生  
筆籌邊月滿樓男兒貴年少君馬莫停休

七言排律

奉次廢東宮勞西征將士十韻

結繩玄化屬熙平剛恨軒轅始用兵天吏自然戡禍亂  
人謀何苦漫從橫子輿不白仁無敵力牧虛稱將得英  
建虜寇邊方稔惡鴨江通歲尚運營士顛積雪深深塹  
馬踟躕颯獵獵旋宋祖賜貂思淡骨信陵軍令許歸兒  
張拳冒刃猶摧銳怒目嗔胡欲裂睛皇帝憂勤天地鑑  
藩邦忠義鬼神驚春宮至痛形詞藻爾輩惟思効烈名  
賡進老臣偏感激此心終始要推誠



五言古詩

此以下庚子赴京作

所串江別孝思弟

江在价川寧遠之  
境即偃武亭前

君我俱五十別離非不多  
昔別各年少且對春萱花別  
猶暫時違歡樂當時加向來  
風撼樹無別淚猶沲况我  
早裏換萬里乘星槎別無今日  
苦路無今日賒相送暮  
江上衝風結素波傍人莫相恠  
我鬢寧不皤平生履忠  
信水陸行不頗君乎莫念我  
我歸趁榴花相携無盡臺  
細雨傾流霞此後返淮海  
畢命依山阿君能耦我耕  
萬事我謂何

閭山濯濯歌

閭山南走海濁龍騰蹕急客  
路轉山下山回開古驛終  
日傍山行山容何濯濯  
名山必有神有神頃有宅  
榷楠



神所培熊虎神所畜虎在樹不採清陰翳山谷方夏氣  
凌兢雲氣恒逢渤遠地古無山居人重材木斧斤日以  
尋是以成兀兀余聞古之制崇祀先封植護葬必松楸  
立社用棗栗南國慕召伯甘棠猶不伐茲山著虞書一  
木皆神物寄語北界人苟異神爾德莫立閭山廟且養  
閭山木雨露之所長蒼雲遍洞壑滃滃逗霧雨歲旱資  
玄澤變化生霹靂胡人敢南牧萬世方永賴我言非好  
詭我老識神意作歌神應悅朝霧劃然開示我真面目  
岩巒非不秀老氣蟠空碧清風颯然來慰我長飢渴

渡還鄉河過高麗舖

客渡還鄉河來入高麗舖青春喜還鄉既喜翻自虞駐  
馬問童子此是吾鄉無童子笑不應謂我真狂又客是



朝鮮人是處近燕都四海雖一家謂鄉寧非憑我聞亦  
不信怒目張虬鬚高麗我國名還鄉指吾徒若說非我  
鄉此名胡為乎春是故園色柳亦吾家株况人生世間  
身外無他圖方神遊太廓身亦空皮軀此身亦非私顧  
此閑堂區有室我入處有衣我曳妻心存即為鄉此名  
知不誣有酒既盈樽松菊春荒蕪前身是影澤得非吾  
之廬假我青兕觥陶然至日晡既醉浩浩歌暇論東西  
途童子始憮然三揖而趨隅

送金都事赴關東幕 已酉奉審作

君自嶺南至今向關東還須看主此嶺來從楓嶽山關  
東蓄精祐即此開神攄是知產人傑多在東南間洛江  
走其下智異龍虎盤橘柚柿棗園碧梧青琅玕君行會



窮源始賞自金懶下抵越松亭在處皆仙閔伊我今老  
病咫尺阻躋攀庭前叢桂樹猶存九井顏君歸語老夫  
朝夕慰衰頽

戲贈許從事

人間五十年恠事無不有逆誦千字文也先而天後此  
語真戲劇於理亦不佻周宗殺大耳香孩猶網漏安知  
十人外尚有偷春柳巖霜敗階蘭積雪埋塘藕誰將鄒  
律吹寒谷生陽煦

斜川次陶靖節先生

韻并序

龍門山之西有洞天泉石之勝吾先祖墓在焉  
舊號舍那舍那盖佛語也豈以麗僧普愚嘗居  
是洞而用佛語也嘗閱靖節集有遊斜川詩并



小引安知是洞亦名斜川而被誤於後耶家豚  
景巖喜地名之相同而樂依歸之有所遂革舍  
那而用斜川字仍築室其下余嘉吾見用心之  
勤而悲吾年之已老悵茲遊之無幾乃依先生  
詩十韻係于下後之覽者幸恕其僭越也

淵明纔五十已懷越下休况吾六十七胡不樂此遊地  
名亦相同千載希風流緬思當時人亦有波中鷗雲峯  
倚天碧不下層城丘曠然獨秀勢吟賞付吾儔生遊死  
便埋未死酒相酬從知百年內幾年如今不君子有遠  
抱不盡終身憂來遊且可忘行樂非徒求

隱几睡起望龍湖

四載對龍湖或遠而或近近可泛清泚遠可散幽憤隱



兀午睡開春盡憂惺惺悠然堂上望鏡面明如投微雨  
屬新晴嫩綠平郊隱有客湖上居望之心煩恣擬思想  
爐兀肅肅聞清韻向來有佳期臨流酌清醞佳期日以  
誤我懷日以蘊萬事固如此輾然方一听

宋白川大立遷葬挽

昨日貴公子請公遷葬挽公亡卅四年宿草見達阪今  
年水鑿防改葬南歸遠佳城政爵爵世人悲金盃昔公  
舉儒雅鵬程指九萬壽止四十二官止一郡憶當時士  
林間孰不惜庠短以今計公心庠短寧非願吾道嘆曠  
野世路日險難使公生到今當作何如判生者詠江籬  
蹠蹠湘潭沂招公白雲鄉侑公青粳飯持此慰公魂萬  
歲其安穩



拙齋詩

并序

某嘗聞之古人曰天下自無事庸人擾之耳某  
知悅其言而不深知所以擾之之故及讀孟子  
書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始知擾之本在鑿  
也至讀周濂溪拙賦曰天下拙刑政徹又始知  
拙為不鑿不擾之本而刑政之所由徹也吾友  
申君叔正名湜性簡靜不喜作為於物少撓攘  
於事少鋪張吾儕嘗疑其為固滯也我 宣考  
大王嘗稱之曰湜也拙噫知臣莫如君人但知  
疑其為固滯而不知所以疑其為固滯者實由  
於拙也我 宣考灼見之明先深得之也噫鑿  
與擾叔正其知免夫而為好消息之端矣湜遂



大感激以拙名齋而服膺也其友延安李某作  
此詩以相勗云

天者理之至至巧截諸物物各自為用順之無天闕聖  
人無所為後天奉天時是為天下拙刑政所由徹至哉  
我 宣考以拙命臣湜非謂已能造因性利疏導湜乃  
奉周旋名齋服無斲其友作此詩持以交相勗

題龍灣草虫圖

假蘭生路左開花紅紫亞揚揚弄芳蝶不復問真假我  
來詠琴操嘆息行曠野千里諒非遠天下誰真者

僧軸次鵝溪韻

此老已下世戲墨留上頭汝師亦示寂使我動幽愁  
山有片月歲歲明如鉤吾知紫河車千載一來遊



許夫人改葬挽

君亡已四歲始拘山家忌權厝在傍原歲月今通利滄  
吉柎牛岡大隧聯尹氏憐君久作客即此真宅是老夫  
情事畢經營仗吾子吾子再嬰衾卜窆必妥已君有兩  
女兒一笄一尚穉笄者受制人日夜空涕淚未必不由  
君永貽吾家累禘者亦當嫁懲前不敢易憶君嘗語我  
卿在妾先死惟日祚卿後作福盡吾意到今人事了可  
勉平生志可使婚再誤可使吾無嗣惠我鳳麟雜惠我  
重厚士使我家業昌我祀君亦祀我今重罪戾待命徑  
三禩蒙恩久都下朝夕御魑魅前秋在龍山寒風中媵  
理不汗二十日醫藥無所施意外幸延生得非君所賜  
今日啓君塚塚開君不起昔隔九重泉今隔一木梯宛



如對連床慙慙道心事明朝封再閉依舊玄閭悶病餘  
顛衰嘆我亦能久視歸便即同原四時共蕉荔葬君及  
嫁女此外更何埃人間大夢罷早晚同一致君乎諒吾  
辭慎莫生悵喟

南山鶴鷓

我來南山下南山多鶴鷓羲鳥未西匿已見雙鳴遊居  
人莫驚猜視若鷄鷺流任爾戶庭來不將禍福求行將  
假金籠使爾持更籌更籌亦何持爾鳴亂無休郭外少  
人事野店依林丘宜爾所穴宅亦宜投謫囚我誠多罪  
累來與爾優游豈敢憚爾目豈敢憚爾咻顧此皎潔心  
不比鬼眼幽方秋霜月白是我政憑樓蕭瑟度信襟峰  
嶸祖述憂爾時莫溷我使我增嫌愁少待月沉黑恣爾



來屋頭

夜雨滿室皆漏呼燈救水達朝不寐錄奉許叅判

功彥

在義州時功彥以陳奏副使朝正

秋夜苦何長夜長多變化三更月射窓四更雨翻瓦  
更滿室漏颯颯看銀竹探西既如注探東又點滴塗墜  
潤而落時時落如拳雨淋只沾衾拳落傷人肩有傷猶  
可為護頭亦無策瞻彼案上書猥望主人德嗟嗟卷中  
賢始謂主可托主人不自救奈爾琴書濕昔人尚方便  
張傘能達曙無傘翁獨何自比秋江鷺

次寒碧樓板上韻

并序

清風宋使君仁曼將退陶先生擬清閣題詠古  
詩一篇鈔梓印出一本以寄之仍索次韻噫凝



清常所欲見而不得者又安知先生之詩在閣  
中耶仁叟至於鍍梓印布以廣其傳則其景仰  
瞻慕之情可見矣某誠敢以瓦礫附後賄有續  
貂之譏而景仰瞻慕之情亦不下於仁叟則觀  
先生之詩其可有計較工拙之念而啗無一語  
耶茲敢依韻錄奉以効區區後死之志云爾  
有樓澹寒碧有閣凝清香每人譚此勝席上生微涼塵  
中阻遊賞歲月去堂堂我友宰此郡鼓琴神怡康望之  
真仙人歲暮尤難忘石間採蜜房刀圭與我嘗開書虹  
貫月却覩陶山章義古叅豕繫字整鷺鷥翔見此拂衣  
起漢水流洋洋明理春歸楫寄廬清丹彊

送尹存仲令公朝天



聞君去朝天我是曾行客朝天有苦樂無如我諳熟遼  
燕雖異境乃有千般樂關西雖我土乃有千般惡此語  
莫聽瑩我與君詳說當其奉表出祖帳連西陌皆言但  
一盃及罷凡幾勺晚起管痛苦欲留難館穀上馬半生  
死到彼又新酌逢人皆一盃誰飲誰可釋如是盡龍灣  
口中絕一粒青樓薄倖名迎笑多相押自謂好行樂不  
知神內樂親堂坐屈指日夜憂其疾若使蔡順當鬻指  
心先識此謂千般惡我言妄耶確當其渡江時去國懷  
差惡夕宿磨石里穩睡東方白既無人勸酒又無人索  
牘一身快似鷹燕山超一瞥健驟去如飛所患勞賞物  
登盤足雞豚食味甘如蜜其餘觀樂地颯颯與噩噩在  
在各殊觀難容言語悉及歸身充然曾中如有得念昔



初渡江所親憂瘦黑回上鴨綠舡府尹驚白哲此味君  
不知今行須領略

送尹可晦令公朝天

觀周如讀書所見日以異每一有新見輒覺長新智觀  
周得其物讀書得其理理物雖重輕一般叅格致况茲  
乘槎快何如在家拙莫言行路苦我請半年樂健騾駕  
輕輿坦途無片石到處淨炕煖飮餽鷄豚足朝朝秋露  
杯蜜餌炙數粒不聞兒啼飢不見妻憂粟屬會秋日晴  
路響無濁漉酒肆意改香道傍梨棗熟灤河澈底清崆  
峒倚天碧麗譙朝陽門華館玉河側朝班放象回天外  
猶韶樂男兒雲夢曾到此無乃露無將渭城歌怨此關  
山別行行加餐飯千金好調攝歸期在新止椒酒候西郭



春愁

庚辰

中心自無事逢春還有愁欲語無可執欲解何綢繆茫  
茫詣空陂中途俄迷方采采澗中草鶉鳩啼青桑山榛  
與濕苓所思不可極醪酌習家池山公真曠達

松鶴亭酒席題歌姬扇

同年十人者俱

今日曷不樂林園秋景好清歌繞綠水高絃偃豐草同  
來十個仙人盃相傾倒蕭蕭松鶴亭絕無人問道醉來  
駕蒼虬欲往滄洲隲

李左相弼雲題山人敬淳軸曰七月北窓嚼冰逃  
暑尚或喘月雖周情孔思何暇闖發况余以不文  
鳴一世者死已酉孟秋白沙老人書雜說舊有宰  
相與山僧論忘暑之方相曰風檣四豁槐柳濃陰



沈瓜浮李飲冰揮扇安知世間有熱氣耶傳曰長林  
翳日石澗噴風薦席松床坦腹高卧安知世間有熱  
氣耶余因其語而復之以是白沙相公之意云爾  
可笑白沙翁憚暑與我同沙猶槐柳陰我政蝸廬窮師  
何謝坦腹來訪七月中渠家善忘暑作此調遠公

次漢陰韻題僧卷

閉門擁爐火宴坐心清澄忽有蔬荀氣窓前立山僧因  
言淨土勝茗椀仍香燈倘能同我去松雪落層層

辛亥春余以書雲提調往來大丘之胎室取道秋  
豐歷憇于懷德縣之屈坡院川邊宋通川靈老公  
退老子縣地携酒饌導鷹來訪作半日話仍錄懷  
川十詠形勝請賦甚勤倉卒未及副是歲八月就



各詠賦五言古詩五句便中呈覽勝地歌詠恨不  
與握手同之也

蒼龍飲江水萬松鬚髯張昂然足雨露百花成文章遊  
人認是花不知龍內藏羣行任歌舞盡日排壺觴吾知  
氣噓雲一澍潤枯黃

右龍頭賞春

何地獨無月恠此專清輝無乃昔人遊適當三五時佳  
名傳萬古水結幽人期蘭棹擊空明桂影涼參差依然  
過赤壁夜深見縞衣

右月浦泛舟

有亭壓平楚云昔馭風處沙頭遠相望亭上人如絮况  
有大澤水不下郎官巨蒼然一再舉洪厓在何許日暮  
不見歸獨立成延佇

右凌虛騁望

高高泰華井業業承露盤涼秋八九月灑氣三更溥何



如萬松裡六月生輕寒依然甲夜存披襟道體完却笑  
河朔飲露頂青林端

右挹灝納涼

一溪自富春一溪自磻壚中有一竿翁非呂非嚴數白  
髮照羊裘釣絲滑風舒所望西伯璜可數侯生魚夜深  
釣無餌風露濕人裾

右雙溪釣魚

必非坡翁築無乃隣蘇小亭亭堤上臺老木交陰稍下  
有盪舟者日暮動蘭橈佳人捲翠袖銀絲滑難執顧語  
水邊郎此物如君狡

右蘇堤采蓴

聞說翰林亭乃在懷川中翰林誰辨此知為士休翁北  
門風雨後寓居漁樵終松陰尚蔽日高岡倚雲空風流  
保晚景斜陽照無窮

右翰林斜陽

雙清舊有堂知自市津公堂毀猶有臺清曠今古同是



知本境佳堂臺在人功日夕雨新霽皓月流層空丈人  
去燭房即此照幽衷  
右雙清霽景

注山遷迤東山盡即為臺老木枝相膠三百年前栽其  
下大池平矗矗荷花開中有采蓮舟聞歌不見來有時  
缺處出紅衣謝粧腮  
右東池賞蓮

有巋法泉臺有蔚綠槐林清陰滿一壑水石與相參冥  
冥炎景踈泠泠琴筑音幽人枕石聽盡日清道心不覺  
寒水玉細細瀉衣襟  
右法泉聞淙

贈芝峯賀至

人之愛好友愛好書相似書在豈常讀書去令人排猶  
憑插架有求便抽視每見輒有得裒然心獨喜一朝  
持贈遠迢迢隔山水求之不得思思而不見痞書去有



他書友去無同志况復古燕都道路綿萬里蕭蕭易水  
寒秋風颯而起我友又多病使我憂邈迤加餐善保躬  
愷悌神所慰京市古多書論衡奚足擬君行得異書一  
鷓解長睡

重陽日飲菊酒示柳氏兒業

壬子秋

今日是重陽風雨滿城涼幽人阻登高愛此黃花香呼  
兒酌金壘采花花滿觴人言飲此酒可以度百殃百殃  
如可度百壺庸何傷可度不可度花與入醉鄉頽然北  
窓下禁等兩相忘

次四寒亭韻

并小引

吾友翠屏金亭吉以所詠四寒亭詩見示蓋指  
松竹梅及已也五峯子難之曰吾聞聖人順天



之道子之以寒居冬固宜也奈夏居何亨吉轉  
眄微哂曰吾將以寒而處熱也五峯子大拍手  
遂步其韻而歸之

入水不加寒 四寒同一節 鳥知火為熱 此間無六月 朱  
明奈爾何 萬古心中雪 柴門見鶴來 有客亦霜髮 看他  
松挂性不妨 更添一

示嚴

乃翁鹿皮翁 寄汝鹿皮裘 霜風夜來苦 念汝寒飈颺 吾  
家自清素 緼袍寧人羞 茅簷著背暄 讀書黃花幽 莫嫌  
書難窮 但恨時已邁 書當久自盡 至樂迨玄頭

送姜都事闕北

人生百年內 少壯能幾時 緬思北海遊 轉眄雙鬢絲 伊



時政年少豪氣青絲騎觀魚擊毬塲逐兔歸州陂佳人  
並珠鞍紅袖傳金卮歸來上松亭月色在羅帷琴歌消  
永夜萬事知有誰階萱政鞞露鶴鳴和鳴飛邇來三十  
年弱植猶金緋清秋多夢寐夜天之涯文君想白頭  
酒壚歌官池君今入幕去關路凋楓枝清霜鐵嶺棧古  
驛滄海湄君能有古意感激生長悲北方方有事觀戎  
在男兒去去草飛檄靜作看天時臨事而好懼聖訓丁  
寧垂吾友關令尹亦非尋常恩君歸語我意我意不難  
知賓鴻自北來報書倘可期

送興海守金而晦二首

吾君輟天曹奉檄南州路海上親導樂使我增感慕昨  
夜聽林鳥啞啞政及哺吾生不如鳥哀哀哭風樹第君



盛樂事斑衣敵余措

客有江南行幾日當北回屬我夢江南無夜不往來書  
雖不見君夜應同徘徊東閣盛梅花幾樹瞻前開清香  
滿一室可傾夢中盃

秋月亭八詠

為姜學士公信賦之

秋月既名亭八詠何欠月主人好韜晦題綱不題目月  
宜夜深看入秋尤皎潔莫嫌霜夜寒勤來迎皓色  
牧牛亦有道其道貴希夷橋黃牛亦黃牛卧人不知慎  
勿鼓角謳亦勿掛書讀曉出宜早歸林深溪路黑

右黃橋牧牛

地名既相同有人來勸耕地同事亦同諸葛得無生風  
期倘同調是亦一孔明傍人莫漫視且聽梁父聲



右南陽勸耕

峩峩二丈夫落落蒼髯整竹弟偏婀娜梅兄太娉娉吾  
師南冥翁喜君風則折折之庸何傷不折何見節

右珠嶺覆松

浩浩尋鱸翰茫茫入海襄浦亦有歧路張帆頃慎方去  
去駕長風到岸宜去掩人心太無常及歸還思迴

右歧浦片帆

江湖亦憂世此翁何如者當農憂水旱向夕憂烽火烽  
火喜無事免教甘泉通此心督此烽願達閭闔風

右西林夕烽

清朝看青山有寺居其巔俄然一縷白裊裊彌諸天得  
非老道人吹氣成飛煙向來簷蔔花顧眄迷方邊



右石寺朝烟

魚城好境界  
曉視迷處所  
有物驀然在  
非煙亦非素  
山岳本來色  
點點猶青露  
持以警吾心  
人間幾許霧

右魚城宿霧

有山既名聖  
朝朝仰元氣  
劃然有物隔  
失我亭前蔚  
須臾物歸盡  
蒼顏快再覩  
始知向來物  
橋下長蛟雨

右聖山驟雨

校正廳與金昌遠夜酌

清夜動春酌  
素月流華屋  
佳人南國來  
一咲開心曲  
清歌散林木  
我意何漠漠  
蒼梧有聖帝  
愁色迷斑竹

七言古詩

陌上花

已卯進士初試魁裸篇



吳江二三月春物連芳例香風飄拂翟榆采象服歲歲  
臨安遊妍妍陌上花陌上花色凝雙眸中闈事閑領物  
華繡瑟文管堪消憂慕之覃兮青烟色素手欲採令人  
愁上林柔桑綠千枝吳蚕欲眠誰相求韶華易歇不貸  
人陌上看花君莫尤君王特許緩緩歸緩緩歸聲滿吳  
州行宮樂事一時多浙江見女爭歌謳陌上花花正好  
輓輅只恐長淹留君王獨居朝晏起脫簪獻規須賢速

自起開籠放白鷗

己卯進士魁禪篇

白鷗白如雪乃在雲川隈籠來入塵土碧窓鳴聲哀西  
風一夕起霜月沙棠來悲泉皎皎咽長夜雪翎脩脩秋  
欲摧寒蜚愛草鳳栖梧紫條金籠者可猜我來開籠放  
爾去江天寥廓江雲開長空渺渺一點白夜宿瑤潭雲



雪堆幽人屬思歸感物增徘徊世緣撥不去歲月霜髮  
催故山松桂爵差差芙蓉綠翠空崔崔芳蘭祗恐委厥  
美蕙纒不瑕埋塵埃微霜浙浙露人衣白鷗悵望青林  
迴孤筇出門逝將去萑葦連天路脩回

上院詞

為歌鬼貴金作是戊寅冬也于勤弟子有名貴  
金者居地理山上院好彈飄風曲故以况之

新羅盛代上院真人離琴好作飄風曲丹芝綠髮世不  
識飄然去作清都客朱微玉軫長向月殿彈桂花零落  
嫦娥愁玉皇謂汝太驕蹇送爾紫玉珂淪滴雞林洲徘  
徊寥廓擇所依萼綠華來駐羊權家低心尊俎一醉洞  
庭春一笑生千態秋夜月春天花高山碧霧中騎赤虬  
何許人盈盈千里望不及望不及徒傷神平生碧瑤佩  
金鐵如絲石礫為灰惟此仙人不可致為有芙蓉綠翠



橫崔嵬崔嵬崔嵬龍不可翔鶴不可度玉簫長風悵望  
秦王臺上界真緣莫浪語怕有雄鳩認得天機來

上院詞跋

後庚子夏逢貴金于閩西  
離已衰自冀命筆故賦之

舊詞題欲終新情浩如水寄語薄命人莫作翻覆手手  
翻覆尚可心翻覆終蹉跎蹉跎可奈何淚滴雙頭花花  
衰待後春人老無後期所以白髮翁對酒生長悲

麗景歌

已丑之年七月望馬山客舍多秋思娘時清唱美人曲  
我亦細和淵明詩詩成使詠住白雲清風颯颯生淪池  
望海樓前月如畫種松亭外山如眉金樽欲灑洞庭春  
一盃相屬銀河曙淒涼人事轉頭間舊事如今空自語  
經年涕淚老病無三春行樂誰邊去庇仁又作草土人



萬事真成風裏絮今朝見汝數行書想得臨書垂玉箸  
長歌痛哭孰勝哀一紙相贈愁延行

謝福州洪刺史寄惠黑漆匣大硯

花山紫石天下知慕堂所寄尤瓌竒心如桂輪正滿時  
清泚四面開圓池外方長可半尺竒盛之漆押光鑑眉  
下設四足曲而危恰似六鰲頭戴方壺青參差初來五  
峯堂中漲炎曦撥包蕭蕭生清吹伴以鰲山鼠狼之鼈  
揮以瀛洲點漆之滋展之薛濤之烏絲寫之映湖之新  
詞詞成不敢自有之謝君珍重天之涯三唱南雲感慨  
隨顧我雙鬢霜垂垂仍從翰墨舊綠衰可憐此物胡相  
追玉堂舊硯大於斯製造異常蟠蒼螭曾經兵火面目  
夷民間去作支床龜成金遊府幸拾遺送之漢陰翁開



鷓鴣讓吞炭身不衣橋下真心其友知摩挲拂拭見真  
姿近復作室煩匠師始覺斯文尚在茲微物亦被神扶  
持况今新規足相比發揮光彩生淋漓獨恨峯翁把不  
支屬之他伯傳無期如存一日可慢伊尊閣座右如樽彝

書懷申節制詩後

尚節

噫噫申公長不滿七尺膽大大於身當其英爽遇物時  
金石可淪道鬼神况彼胡羯奴面目麤悍中情怯以公  
見之如犬羊一呼可走不足煩公目所以訓戎孤城咄  
嗟全邊人至今稱烈烈余與申公姻兄弟喜公精悍常  
嘖嘖白沙相公長西銓惜公淹滯為公說白沙聞之求  
一見見擬訓正公即得為此武望且階梯旋出補外計  
則失憶當癸未獻捷初九重喜悅騰雷歡九卿兼鎮古



所無豈不思紅緋白玉榮其官樓樓州郡鬢已疎李廣  
年老亦憔悴破帽羸驂鐵原道終死伽伽老仙手吁嗟  
命也終如何吁嗟命也終如何

抱川齋供風樹菴贈俊法師

俊在白雲寺禪遊前年從我來花丘花丘精舍比新託丹  
壁臨窓溪流山比白雲雖少淺花丘亦倚懸燈幽我  
來新春感雨露谷風瀏瀏松笙稠王孫猶作未歸人萋  
萋芳草東西疇尋溪溪盡柱笻思造物徃徃真差謀一  
來無徃何害久幢幢徃來如鷲漚新人雖不來舊人如  
長留已猿腸豈斷夜鳥啼應休天道如何不如此使我  
愁死空山頭題詩不覺語君深我意良苦君休尤

次正使漢江泛舟觀漁韻



江頭艤舫迎仙客香風澹蕩芳芷陌藍橋隱隱送馬蹄  
錦席奪却漁人磯亭址迥臨龍伯國驪岸蒼杞勞攀陟  
皇華勝遊趁清和臨江作賦同蘇軾高臺雲幙領風流  
肩輿怕熱移滄洲黃帽老人尚解事結茅為屋蘭為舟  
風雩浴沂聖所與不妨春過追修舉連網竭澤古人戒  
短晷一一分楚組須臾三老傍舷立舉網得雋歡呼急  
登盤鬢鬣狀萬殊眴目張唇請對臆老鱗耐久宜入饌  
柰不滿尺銀纖纖一供仙厨我無恨放他圍圍令幽潛  
鄭僑深仁不忍繪坐見掉謝清冷界傳觴促席各忘形  
自有漢來無此會興盡當歸尚揭蓬俯視層浪煙重重  
陽侯有知應悵望寇輪一去江天空

酒峯草堂次李學士子敏詩韻



五峯先生集卷之六  
苦熱我思滄澤涼荷花正抽荷葉香主人不廢樽中綠  
小甕纔傾大甕熟醉後徐移綠玉杖黃鳥時鳴扮樹上  
懷人坐嘆芳華晚千里佳期碧山遠

五峯先生集卷之六



五峯先生集卷之七

賦

四端賦

辛巳七夕居首

啓鄒篇而整襟兮獨深思以淵觀遵聖言而內省兮感四  
德之有端曷識中心之自現兮豈無本而乃萌謬吾參身  
於三立兮受天命之昭明靈臺鬱其中峙兮涵太極之渾  
然罩萬善而一物兮監自家之蒼天然山下之有水兮豈  
無淪而可決丘墓悽而慘惻兮朝廟儼而敬肅遇嗟來而  
義激兮觸妍媸而智發始瀟淪而合體兮卒條段之有秩  
譬桑繭之蘊絲兮吐千緒其皎潔循中德其若茲兮寧勉  
強而做出伊四綱之至大兮率由此而可悉縱厥緒之微  
妙兮泉罔細而不流苟涓涓之無溷兮溥四海其可周斯



昭昭之在中兮非聖裕而愚嗇如種莠之處歷兮詎生意  
之可滅肆君子之克念兮認斯端而敦復雷隱隱而在地  
兮自千門之開闢道何遠而不至兮理何隱而不燭全天  
地之至德兮真君臣之大位况儀章之殷縟兮與文察之  
有理咸順軌於眼前兮準四域而涯涘罔衆人之不諒兮莫  
推端而尋緒處剝廬而自慙兮謂真性其若此相四體其  
猶人兮獨不見夫孺子若惻隱之心發兮諫聖功之在是  
竊余感於中情兮銘厥辭而自媚辭曰我有斯性兮合有  
斯端耳目交如兮發現其間知而不擴兮冷過悠漫苟能  
克之兮如乘快馬有性皆然兮誰其無者

人日賦

庚午人日

斗柄寅天地春日涉七是為人三陽踰節一年佳辰余乃



覽董勛之有問閱劉生之典籍昔人曼倩有占其說自元  
至八日皆有屬曰羊曰馬人為最靈有凶有吉日陰曰晴  
若乃三光宣朗五行順常生生造化條風自行千門淑氣  
萬井韶光氛昏淨歇藹藹新陽則俊民用章家用平康夢  
協維魚兮太史占其豐登慶隆疇德兮父老頌其休徵於  
皇樂胥萬民之福至若天地氣閉陰沴作孽北風雨雪氣  
豫愁慘白日淪輝天容滄滄萬壘鬱雲雷滿盈則俊民  
用微家用不寧出自北門兮詩人之雨雪曷已天天是掄  
兮四國之斬伐無紀可哀黎元惓惓日瘁嗚呼噫噫一日  
灾祥一歲人事人雖屬日日實屬人人事之修闕有常天  
德之休咎相仍稽庶德於箕疇諒感應之不誣一灾與一  
祥兮咸善惡之相須故周臺之察氣知庶政之得失苟斯



德之能似祥豈止於斯日揆此理而細思可小心而兢惕  
肆天寶之恒陰起少陵之永凋寓王正之遺意繼感麟之  
一筆何世人之不諒昧至理之靡戚孰陰晴之足憂祗關  
心於行樂公主宮中落梅之粧額綽約王孫盤上七葉之  
春叢淋漓人傳荆俗寶勝相遺家有晉風綵花先春海畔  
花前懷歸越人之賦柳條梅花相思蜀州之句彼豪華與  
縞繪寧實意之可取曰余山中佔畢半世龍鐘仰草堂之  
末照耿十年之孤衷適會昌辰幸覩澄清瑞雪初晴旭日  
光明村謠巷頌咸仰神聖何愠不解億兆相慶願年年之  
人日永今辰之淑景

却道遙輦賦

丁丑別試

祖宮禮畢皇駕載回滄滄其雲隱隱其雷都人聚觀雨中



天子減乘雲之盛儀御平輅而逶迤是肅敬之享天豈容  
觀之足擬時京師之告旱屬夏日之長養觀田疇之龜折  
念稼穡之卒痒宣憂心之如燻魯焚巫之空陳久堯眉之  
蹙彩尚湯幣之未親正厥事兮先格王辛伏蒲之有臣醴  
泉孔邇憚暑非誠乾心降從太一親行鑿輿駕兮孔甫穆  
將祀乎靈宮新麻別宣繡衣與同虔恭肅禱誠意彌腔圭  
璧既卒日之方中玉色不怡汗雨臨淄蹕回瓊林大輅遲  
遲西方有氣雲耶烟耶從真瘞之舊所像紫氣之嗟呵竟  
千里之滂沱信冥應之不差宸衷式悅從官歡躍金根非  
華玉鑿何惜惟茲之雨萬姓之福伊滂霈之足樂亦炎蒸  
之可滌矧天賜之足怖敢蔭輦而自逸却逍遙而不御去  
華蓋之舒舒縱沾濡其何傷儼龍袞之自如天顏喜溢八



區同春歌吟士女抃舞齊民皇恩厚澤同洽共溥嗚呼天  
不常享克誠乃顧湯六責而致雨景出郊而昭假何宋帝  
之出禱必欲待乎一日既勸行之自人重不怡之見色觀  
今日之致感實王公之謬譎然納用之在帝可無憾於聖  
德况却輦之一事亦所罕於耳目想宮中之露立隔千載  
而嘆服歌曰皇之去也赤土煙飛皇之來也與雨祈祈皇  
之去也玉輅龍翥皇之來也平輦楚楚雨則可壹皇不瑕  
傷猗歟我皇為我黎蒼爾禱爾義爾釋爾笙蹈舞康莊樂  
我聖澤永言父母庶幾無疾

表箋

宋李綱請屯兵荆湖以為恢復中原之漸表廷試  
集條貫而出慮既絕偏安之心度形勢而置兵蓋講進取



之策肆陳經遠之愚計庸瀆察邇之高聽欽惟皇帝陛下  
著衛文大布之衣嘗越王積薪之膽三河有郊入地傾懷  
宗澤之來綏六陵無樹栖鴉驚心張所之歸報凡干恢復  
靡不罄殫顧惟荆湖之上流政當江漢之中壤東連吳會  
實是四集之坊南極湖潭亦距三峽之口諸葛稱用武之  
地甘寧表制勝之方矧宗社偏保於東南伊控馭諒難乎  
西北燕雲之虜氛甚惡已浚我祖宗之疆關輔之兩箭難  
當只隔一衣帶之水苟欲制勝於今日莫若占勢於茲邦  
唇亡齒寒虞詡有破衣之喻朝侵暮削秦人稔食葉之謀  
倘不先幾而宿兵抑恐後時而貽悔稱量虛實先為不可  
勝之圖控扼咽喉宜據孰敢侮之險况鼎澧膏腴之可恃  
而岳鄂士馬之最強劉裕乘石頭之便聲勢可援於襄漢



羊祜有峴首之固號令可通於三巴進一步則舊疆可還  
出下計而長城足保江南堙鬱安能久居此乎赤縣謳吟  
民心思見漢矣此非愚臣之過慮實是古人之良圖譙王  
鎮湘州江左有保障之固孔明屯渭水鄴中懷顧望之憂  
稽古如斯在今可忽伏望察恢復之在此念父兄之來迎  
亟鎮上流允臣至願則百二關之險阻朝夕可窺十餘帝  
之園陵咫尺圖復臣謹當雖無他技庶盡孤忠勵報國之  
丹心不負象簡之賜奉討賊之黃鉞益殫橫草之功

本朝謝 欽賜銀兩許買弓角等材表

乾坤善成小邦得延其基緒澤地取象戎器重荷於頌宣  
恩實非望感亦知懼伏念臣喪祖先積累之業貽朝廷宵  
旰之憂心切振衰敢忘勅諭之旨力微戡亂莫抵隳突之



凶念此禦敵之良材俱係制勝之利具禮難每瀆陪臣濫  
陳其危悰言必曲從聖度即諒其急用爰發帑藏庸資貿  
遷交市煩漢官實防姦騙之弊餘金雇遼驛并免漕運之  
勞軍務庶資於有征兵械何患乎無備方圖製造以擬攻  
殲七拓效精射疏將戩於越棘列砲奮響摧堅奚羨於襄  
陽仰仗皇靈行委月捷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仁能徧物師  
要完功愍我剗殘故隨事而施恤痛賊猖獗期指日而行  
誅遂令弊封游蒙異數臣敢不嘗膽勵志刻骨思酬海徼  
廓清冀收棄榆之績天威咫尺倍殫葵藿之忱

降勅後謝 恩表

思患預防過慮實出於借重愆後敷諭聖謨允合於固存  
痊誦兢惶威顏咫尺伏念臣叨承基緒荐更艱危荷寵靈



而除凶縱見盧循之敗走假和好而試我寧謖益獲之真  
降顧振衰之未遑忘顛戚之為瀆征繕自飭敢昧庚甲之  
圖聲勢頌憑請屯戊巳之校詐意芝綸之宥密式勉桑土  
之綢繆訓卒乘峙糗糧與綜核於名實修城郭利器械責  
戰守之機宜茲乃推心於腹中豈啻提耳以面命茲蓋伏  
遇皇帝陛下德侔覆載仁洽生成察藩邦之恬愜明見萬  
里申璽書之教戒愛欲再生將期掩蓋乎曩愆且令光顯  
於徃烈臣敢不封疆雖復情形可虞疾痛痾痺雖呼悶於  
父母淬礪感激願盡瘁於筋骸

謝賜中宮金氏誥命冠服表

璽誥優厚猥正小君之稱鳳檢安存重頒尚方之製祗增  
僂僂采切兢惶伏念臣外虞未紓中饋俄缺念顛繁之不



責繼室須人仰父母之隆慈娶妻必告伊請名雖援乎舊  
例然待罪實深於冒陳何圖顯冊之加既從臣爵副以法  
服之賜仍出聖恩豈但無闕於典章始足有臨於房闈茲  
蓋伏遇皇帝陛下莅下莅萬邦以御極歛五福以錫民俾聲教  
於禹貢被西而漸東恢王化於周南自近而及遠爰俾緹  
域獲荷鴻私臣敢不共濟艱難相成警戒乾坤洪造縱報  
謝之末由犬馬微誠庶瞻戀之不懈

賀冬至表

一陽初動可觀天地之心萬福攸同式衍神人之慶照臨  
所暨蹈舞惟均欽惟皇帝陛下盛德在躬至仁育物雲行  
雨施生成允協於乾亨日就月將體用克全於聖學茲當  
道長之會益擁朋來之休伏念臣滯跡東荒阻瞻北極恩



深再造恨莫效於糜軀祝上三呼誠倍殫於薦筭

文廟重建 謁聖親祭後成均館謝賜綿布以資畢

工之費箋

壬寅九月

伏以廟貌重修式瞻八簋之薦恩先曲被更承百朋之頌  
歡動園橋榮生方領伏念臣等俱以下學獲際中興荷聖  
造而鳩功神宮突兀屈法駕而燕喜禮儀雍容乃命發財  
於度支俾資完工於廡宇聲明布濩慶澤汪洋茲蓋伏遇  
主上殿下德懋緝熙運撫恢拓意專新膳役不遑於廬漕  
化敦菁義祀先舉於過魯斯文未喪吾道增隆臣等敢不  
對揚鴻休振拔士氣來譏倚席雖久慙於具僚淬志橫經  
庶無負於盛典

百官上尊號箋



殷憂啓我聖韋回中興之期大德得其名願進丕顯之號  
異垂淵鑑曲諒葵忱恭惟主上殿下妙道存心至誠享上  
始斥假道之請義昭日星終底復國之功德隆古昔肆當  
亨泰之會敢稽尊崇之儀臣等伏望率祖攸行彰時景鏢  
則摹天寫地雖未盡其形容檢玉冶金庶少效於揚厲

大殿上尊號玉冊文

物不荅成為難稱乎洪造禮當顯美敢請申乎徽章率籲  
卑稟寔循彝典恭惟主上殿下英斷邁古神略出天兵禍  
無前禍始媒於擬義皇恩罔極恩實孚於著誠武功著定  
乎一方今聞偏昭乎四海茲惟大業合闡上儀冲謙自居  
闕久掩於盛懿弘規猶在欣勉副於羣情式恢聖謨用彰  
王度臣等不昧大願謹奉冊寶上尊號曰云云伏惟特留



膚鑑俯膺崇名以迓靈休永享岡陵之壽以衍景祚益鞏盤石之基

大殿樂章 於皇曲

於皇義於昭誠荷威靈濯斯征除凶醜奠民生海內外歛風聲頌盛美被簫笙休無疆於聖明

論

蒸羊逆境上論

送試魁直赴殿試

論曰接於物而有愛惡恩怨之分吾之所以處之者最上以直其次以德最下以怨是已以怨者固不足道德猶厚也而是猶不免避怨之嫌有以動之也纔有動便不是天理以德亦非也然則人之有怨於我而幸以相遇者情有

所可哀則其將匿怨而報之以德乎臣於寇準之逆丁謂



也有拂焉準為謂所擠責授雷州則準之於謂固嘗怨矣  
寇老未召跟釘已拔謂且繼斥道出於雷則天道好還人  
生有逢準之待謂當何如也彼既艱關嶺海以窮相遇則  
乘人之厄固鄙夫之所不為也至於以德則是亦匿之也  
然則準之以蒸羊逆于境上豈準之情也要不過有意於  
避惡而挾憾之嫌有以先動乎心也何者謂之於準非朝  
夕可釋之怨而準之厄於謂者非一雷州也一啣於拂鬚  
之責再啣於倭人之斥相州道州之命皆出於把握則謂  
之禍準蓋無餘力而直不推刃耳古人之於怨也有公事  
則釋焉惠伯之於懿伯是已惜其才則釋焉桓公之於管  
仲是已謂之於宋有懿伯之寄而可補於分寸耶謂之為  
人有管仲之才而冀效於後切耶李沆國之老成而斥以



不用張詠累世元臣而上章請罪奸邪誑惑特一賊臣而  
朝野之所共憤也以言其惡則有當戮之罪以言其情則  
特一時同朝之好耳準之於謂有難容之惡而無可賞之  
義矣如是而蒸羊專价委曲迎勞豈準之為人超於恩惡  
之外而無一毫芥滯於胷中耶準之志行臣不敢遽議而  
據諸史所評則稟性剛徧見於天鑑欲人畏威發諸元老  
幸兵之偕先挫壯圖澶淵之役自矜其功則其志之淺深  
可觀而詔格一違遂煩嚴旋請相見拒深憾碩輔豈準之  
為人能憾於王旦之賢而輕釋於丁謂之奸謀小惠而忽  
大惡哉且使謂得餽則生不得則死是且餽之而救其死  
可也不然則遣人念之勤也專羊贈之厚也境上逆之遠  
也是何不必施之恩而加之於不須施之地耶孔子曰以



直報怨易曰遠小人不惡而嚴使準有得於斯則來則餽  
之過則置之有求則遺無則已其來其去莫加之意可也  
夫如是則待怨之道無豫於吾心而遠奸之意斬絕於其  
間彼之挾奸負怨日不干於我矣迥接之際無痕隙之可  
尋顧不避歟是何區區自動於形迹之嫌而先示冗恩啓  
彼請見之心乎既請而拒增彼怨恨則豈若自處嚴正而  
初不干之為愈也嗚呼讐怨之際人所難處自非洪度鮮  
有不辟準以剛徧之性加不學之譏義理公私之下蔽障  
未去故始之薦謂既失於謬見終之逆謂再誤於矯情尚  
奚足道哉然見世之人細憾睚眦下石快意鴻豫傾融直  
一權字江海亡命實原不舞則準亦賢矣乎哉語曰太上  
忘怨其次不報怨若準者雖不至於忘怨亦可謂不報怨



矣臣謹論

老醫不孟浪殺人論

月課

論曰醫何取乎取其老者而求之何以言之有醫於是焉其為術也未知其果精乎否也而其年蓋老焉有病家以病來曰吾父母病如是吾妻子病如是何療焉醫聞之恬然不色驚不心撓其言平平然簡而近曰服此藥其藥蓋世俗陳方而不足以有異於人也於是其人憊然不悅歸語人且怒曰吾父母病如是吾妻子病如是吾以急歸不色驚不心撓乃所言平平耳試以其藥投之不效焉其人舍之而他求焉入市門有一醫者坐肆貌甚韶言甚辯張金匱玉函之書參苓芝朮顛倒於前矣客就而問之醫若聞之驚而若念之動其言厲而切曰向之藥誤矣宜速改



也不速改將三日而斃矣遂鋪張其說出入乎天元土策  
之書觀縷乎陰陽五行之理聽其言如水涌而山出劉張  
之屬所不及也其人克然若有得語家人曰今日吾得良  
醫矣病其已矣遂以其藥與之病者脅然而悶憤然而亂  
服之再三而病愈甚焉其人始以狀問於余曰向者老醫  
之藥猶無害也市醫之藥聽其言若快而用之則病愈甚  
焉是何故耶余應之曰大智不鑿至道在常惟老醫得之  
矣向子以父母妻子之病告之彼固人情豈不動於心而  
思所以救之耶彼其所以不色驚不心撓而所言平平然  
者無他焉以其經病多取驗審也經病多而取驗審也故  
聞証而悟原據候而知變其投藥施方皆有先謀而起死  
回生瞭然有緒其癰癧擗舉不足以擾我之術矣況病



家既以病告為其醫者先有懼色則彼必驚怖狂迷顛倒  
錯愕病者之心先動而害有甚焉此其所以不色驚不心  
撓其言平平也至於施藥則必須熟視詳驗為世俗所可  
通行者而後命之未嘗立異而竒中創新而倖安此其涉  
於陳方而無以異於人也人之病何必待赤丸青散而後  
可已耶老醫之言簡而該煩近而喻遠一投而不效子何  
不再投三投而復改之耶雖無見效而必不至於孟浪殺  
人况未必無效耶市醫則不然閱方而不比於病撮藥而  
不經其驗其為術益魚自魚而筌自筌也聞人之病便不  
曉如是而致此如是而可治眩亂主客莫挈其維真恐其  
術窮才盡而無以應彼之問而顯吾之名故若聞之驚而  
若念之動遂乃廣張疑似盡其所學以徇其能此其說愈



辯而其術愈悖也於是又恐其老醫之說行而人或賤已  
之術又噴之曰三日而斃矣此不幾於妨賢而自用者耶  
子徒見其若聞之驚若念之動而又其言之厲而切曰彼  
致意於吾言而盡其術焉則惑矣傳曰醫不三世不服其  
藥又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其不信然矣乎余於是  
又有感焉余嘗觀於古世有一隊人者年少而氣銳言辯  
而行矯高談義理拮據經典以以為舉天下之事無不  
可做者遂軟金鐵而卑山嶽矣觀者高其辯博以為是力  
於為事遂相率而聽命於是焉是老醫之藥已改圖矣彼  
方傲然自智謂一世之士無出已右取國家之條章而易  
置之狹少祖宗之法嘲評前輩之言如是而市醫之藥已  
三服而病愈甚矣殊不知祖宗之法經變多而講得穩便



雖有少害而其利猶多前輩之言慮患深說得周詳雖有所短而所長者衆矣祖宗前輩是皆慮其所自慮者為其所自為者約煩而就簡欽摠而歸靜行其所無事而已此誠老醫之藥詳試熟驗為世俗所可通行者而向吾之前謂大智不鑿至道在常者也世之觀言者孰不以老醫為可取而市醫為可遠也惟其市醫之說語新而有力法竒而駭衆故其藥必行而致誤其病鼯錯所以起七國之兵而介甫所以禍熙豐之政也老醫之言辭近而易狃法陳而易厭此其藥必廢而輒見其改圖焉是以無可紀之功而廢房社也聽籠罩之說而短李沆也余於劉元城之論文靖也有取焉謹論

策文



問古之聖王以名為教使天下自勸則名固不可竊而亦不可不尚也孔子疾歿世而名不稱孟子喜令聞之施於人聖賢之重名如此何歟李膺之所與容接比登龍門郭泰之遇雨中墊時人故折一角其見慕於世者何名歟賣藥知康伯之價掩鼻效謝安之音其見重於世者何名歟陶潛晚歲慕諸葛而改字與司馬相如之慕蘭改名同歟韓退之歿後學者仰之如山斗柳子厚始仕諸公爭要出其門下其名之輕重可言歟邵堯夫居洛士人之洛者不入公府而先造其廬司馬光為相婦人孺子皆知其為君實兩賢之名有以致此何歟古人有好名者有耻名者其志之不同何歟名者美器造物者深忌故天地間無



完名矣如欲使士各愛令名以求為名之實則其道

何由悉著無隱

庚辰別冠

對愚也幽潛山野眾眾守真貯靈源泉藝芳蘭畝常恐其  
涓流淺馥容易出山而厚誤人之知也今來奉策執事先  
生以名為問語極致悉噫其勗人以實之道乎敢不尚論  
古今而樂為之說乎竊謂人之所不必有而亦不可必無  
者名也君以名而教士以名而顯名固士之先容也雖然  
名不自信必有其實名者實之賓而德之與也德為實而  
名固賓也有是德則斯有是名矣茂實而要賓寧有是理  
是以君子之學求其在己者而已衣錦尚褻蘊櫝自珍沉  
精乎重淵玩心乎高明其囂囂之樂拳拳之心初非有待  
於外而用力之久至於先輝克實粹面盎背則如玉之蘊



而碻岸不枯如珠之藏而符采外娟雖虬蟠而處蓬累而  
行崇榮不墮芬華自隨名之於時也不期而自至欲捍而  
不得斯乃君子之名而得之而無愧者也有人於是焉弄  
娑華袞竊吹絙棄門懸驛角市鬻狗脩立崖岸之行而以  
為高致采薺之步而以為禮的然之光厚誣人目竊一材  
而賭萬乘之器逞一智而索傾城之價山鷄罔楚梧石藏  
燕而名之於時也或加焉斯乃衆人之名而得之而可愧  
者也嗚呼君子之於名本非所期而况取其可愧者乎於  
名之中又有大小深淺之異或一節而取之或一藝而得  
之風流自高者有焉索隱行恠者有焉斯其所以淺且小  
而惟君子道德之名至深至大苟能本諸身徵諸庶民內  
省不疚外行有裕在家必聞在邦必達則可以盡其道之



大而無愧乎名之來也雖然士之愛惜名節務副其實者雖其所自勉而亦在乎為人上幹化機者明為己之學以率之為善耳請因明問而諄復焉沒世不稱仲尼疾之令聞施入子輿喜焉非為其銷沉之是懼文繡之為華名之不稱至沒其世則其無為善之實可知德之自修至聞於人則其有行道之效可樂聖賢之所重者豈虛名哉李門通名點額之喜比登龍門郭巾墊雨舉時之人故折一角何令人見慕一至於此耶簡重自居不安接士潁川風哉激仰宇宙通朗寡儔見比神仙林宗高雅蹈履出塵則二君風節有可觀矣販藥廛隧特一廢賈善為洛詠適有鼻疾而守價不移一女知伯休之信掩鼻寢聲西州效安石之音其見重者何名歟葦裝入山聲聞出谷則康伯之名



以晦遜也高卧東山蒼生係望則謝安之名以風流也陶  
潛改字慕諸葛也長卿改名為簡君也東臯舒嘯有懷晉  
室則孔明忠赤曠世同調而覃思典墳畧有儒名則澠池  
怒髮愚未知其何所取於壯也韓吏部被髮大荒而四方  
學者猶仰山斗柳子厚通籍金閨而一時名卿駢手剪拂  
其名則一也而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則其負山  
斗之望者容有可取而玉佩瓊琚大生先價曳裾權門卒  
致任文之患則愚於子厚可嗟鄙罵康節先生一窩居洛  
東南之士不入公府而先造門屏涑水相公再度八相廝  
臺之賤手額欄街而舉誦君實以內聖外王之學探天根  
月窟之理弄環安樂高風蓋世以篤學力行之賢居共貞  
匹休之位覃恩悖獨世無離曠則斯豈非君子之名而得



之而無愧者也執事以是結問信知言也夫抵人能美名  
名不能美人是以前君子貴在己之德而羞曲俗咫尺之名  
其或忘斗筭之小而幸過情之譽則惑矣其心之公私不  
啻若觀火矣嗚呼東京名節祇以亡漢而康伯之素隱見  
黜於聖門謝安之清虛得罪於名教相如慕戰國之鄙夫  
子厚黨趙蜥之奸邪愚何敢揚摧而申煩哉陶潛之尚忠  
義似也昌黎之闢異端是矣而卒未見大道之原則愚且  
舍是焉邵堯夫天挺人豪司馬公天資粹美歷覽無際暗  
合道妙愚未嘗不為之三嘆而惜乎其造詣之精不由聖  
聞而寒泉之編不見收錄則愚所學者其惟孔孟乎沒世  
無名愚嘗疾之今聞施人愚亦喜焉愚竊因是以勉天下  
之士曰德者在己而我當勉之名者在人而我何與焉惟



當立脚善地風吹不動認顏氏之四勿體曾子之三省致  
致為善日夕惕若提撕之功不出軀殼而踐履之為日造  
閭與笙鏞奏耳無慕其聲袞黻飾目無悅其色躬行之德  
久而克積至於廣胖舒泰之地則遠方之朋我何拒之同  
聲之譽我何絕之孔聖之疾庶幾可免而子輿之喜容可  
自得若是則名雖羨器而造物者不忌不患其無完名矣  
雖然羨名之至輒自肆然則向之羨者不覺其日陷於惡  
况復勺水自多一節自高規規文歸日事虛偽竊一切之  
名則雖非羨器而造物者必忌天下豈有完名哉然使一  
世之士舉務實德而無愧於名則斯豈一嚙之可到而笑  
貌之可作也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正學  
之不講久矣如欲去為人之私而率由乎為己之公則實



在乎為人上者會精一之法盡誠正之功躬修於上而作  
新於下以指南一時之敦尚耳子曰子率以正孰敢不正  
愚以是眷眷焉執事之問愚既略陳於前而於篇終又有  
感焉名節之稱始於衰世則世之言名節者已足可歎而  
世降不已而又莫有真名節則斯其可歎之尤者也撲散  
漓生虛偽日增竊似是之名以為發軔之地得言論之餘  
以助頤使之勢廬嶽深源妄繫天下之望豹林大夫未免  
捷徑之譏聲容日盛實德日卑惟懷附驥之志致身青雲  
之上吁可耻之甚也雖然求人於末世惟恐其不好名掇  
當今之弊者徇名而責實可也如欲惡虛偽之名而有意  
於拒天下之士則其不歸於媚嫉者幾希矣愚以是深懼  
焉執事以為何如謹對



問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不先定其標準則無以為  
用力之地試就先儒所論而觀之堯與舜更無優劣  
及至湯武便別雖揖遜征伐之不同要之皆聖人而  
善有盡未盡者何歟伊尹伯夷柳下惠任清和各極  
其一偏比之夫子太和元氣流行四時則語不可同  
日而并稱聖之亦何歟數孔門高弟以顏曾為首守  
約三省魯得一貫者積久終身迄未至聖位俱體而  
微只隔一膜者天假之年必竟至大成耶孟子才高  
伊川所不到明道可比回也數賢之高下果若是乎  
為學者可學何人歟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  
不勝其德是何事業之成就德不及才耶子房為黃  
老孔明好申韓皆稱有儒者氣象亦何歟范文正傑



出之才韓富規模大文鹿溫公差細密又小韓富則  
然矣君實亦不遠希文耶君子之自待過則聖及則  
賢不及則亦不失令名隨其做工之淺深以為所至  
之遠近志所志學所學則願與諸生講究焉

對愚也山林日長抗志高明窺聖賢於塵編蠹簡之中而  
嚶嚶然樂之思欲務折宗孽而入堯舜之宮觀宗廟百官  
之盛也今來奉策執事先生歷叙聖賢詞意縷縷欲試諸  
生志學之如何愚誠不佞敢不悉平素之講而樂就正  
於有道也竊謂有皇上帝降衷下民物與无妄而氣有全  
偏粹駁之異有得氣之全粹而能盡其性者有得氣之偏  
粹而能造其極者全偏雖殊而為聖則一也有得氣之偏  
粹而求造其全者有得粹駁之相雜而未純乎粹者純雜



有間而亦不失均為賢矣然而得全粹者或不能生知而學而知之則下乎此者得其偏粹而求造乎全得其相雜而求純於粹則舍是學何以哉既學矣而不立其標的則脚踏不定無以為用力之地矣而稟受不等階級亦異則所慕而學之者亦安所止據耶噫道無殊歧聖無二功等而分之自上徹下唯有一條路在耳有志於學而舍是路則偏粹者卒無以造其全而白首稅駕狼狽全駁之鄉矣况望其復全粹而入聖人之域哉然則所慕而學之者其惟顏子之學而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此士之所莊誦而為志而跋然望俛然力求全乎粹而復降衷之性者也清因明問而尚論焉堯舜湯武槩之為聖而堯舜性之是得氣之全粹而生知者也湯武反之是



得氣之偏粹而學知者也生知者安而行之學知者利而行之此其所以有異而揖遜征伐之不同特其跡耳吾夫子集羣聖而成太和元氣渾融四時是得氣之全粹而能盡其性也尹之任夷之清惠之和是得氣之偏粹而能造其極者也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夫子則班之為聖固不可也而三子之一德亦造乎不勉之地則聖無定名而其稱亦宜爾洙泗講道羣哲林林顏子之淵宏曾子之篤實蓋其首也三省之功一貫之學而仰高鑽堅欲罷不能是得氣之偏粹而學焉而求造其全者也兩楹之推曾子尚少使其加學則其作聖與否固未可知而得正而斃所見已大則况乎具體而微只隔一膜者使天假其年則當不日而化矣不幸早死天喪之痛豈其過耶伊川有經天



緯地之才而比孟子而不及明道有精金美王之資而視  
顏子而有同顏子好仁孟子惡不仁明道在勝伊川義勝  
較其性則有渾厚剛毅之別而語其位則皆得其氣之偏  
粹而幾造其全者也况伊川收束檢制之處則孟子亦不  
能到耶嗚呼顏曾與孟孔子之階梯欲學孔孟者舍主程  
何以哉惜乎顏子立言不多而其視規模措範後不可以  
尋度也朱子曰師孔孟而不由伊川是入室而不由戶也  
愚不敢舍此而他求者也管仲之小器德不及才子產之  
惠政本不及德是得純駁之相雜而又不學不能復乎粹  
者也然而桓公之有仲如鳩有翼子產之所事四主皆昏  
此所以仲尼大其功而當世譏其削也為報韓仇仇報鵠  
冥者子房之從容也為漢效節不計成敗者孔明之正大



也其出處之際稱儒者氣象者豈其過歟然陰謀有餘權  
詐並行此得氣之偏粹而學而雜不能造其全者也慶曆  
元祐之間碩輔聯英而文正老成之才尤其傑出者也涼  
水相公規模視韓富差密而其大反小於韓富雖其天資  
之羨學問之功而語天分則固懽於文正矣况規模之麇  
不及文正而學問之功又下於溫公如韓富耶此皆得氣  
之偏粹而不能學而充之以造其全者也夫抵君子之論  
人惟正之適管仲子產伯者之佐愚將純焉子房之黃老  
孔明之申韓學焉而不精者也范韓富太平之相也溫公  
之造詣未精則愚且舍是焉堯舜君民念一夫之不獲若  
撻于市則學者固不可一日不存此念而其任清和之德  
則君子之學求全體也吁堯舜人倫之極仲尼成人之至



湯武處變之聖而其心法之正顏曾得其宗孟子闡其義  
軻之沒至兩程而復顯焉舍此而為學則非愚之所謂學  
也舍此而為志則非愚之所謂志也孔子曰誰能出不由  
戶何莫由斯道也愚以是深嘆焉執事之問略陳於前於  
篇終尤有感焉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  
大焉如愚之末學氣質之偏全粹駁固不敢論也至於天  
賦之性聖與我一而有不得而泯則百年所至之遠近唯  
在做工之淺深也君子之所期待過則聖及則賢不及而  
亦不失令名是未可預知而始所願則何嘗規規徑實而  
不以聖自期乎此愚之志而朝夕學焉力盡而斃不負在  
我之物而庶幾反身而樂者也雖然堯舜仲尼如天之高  
不可階而及者也則愚何敢徑行妄求自陷於恍惚冥昧



之遙耶此愚之所以河南爲之師而沂孟子及顏曾幸一  
兩之化之也此其素所表準而勉焉者也周子曰志伊尹  
之志學顏子之學政學者終身勉之而不盡者也謹對

策題

問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禮曰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  
得謝則必賜几杖又曰七十老而傳賜几杖則不許退也  
傳謂傳家事於子孫也家事既傳於子孫則獨可仕於其  
國歟陶弘景三十六而掛冠神武錢若水未四十而急流  
勇退是亦禮歟姜太公八十鷹揚牧野張東之七十餘取  
日虞淵其可以不合禮而不辨此功業歟祁奚請老而以  
子代之裴度丐閑而必築綠野如無子可代而無綠野可  
歸則終不得退耶董仲舒既退而大議每諮富鄭公家居



而每言國事果合於引身之義歟祿者所以勸事而萬石  
君以大夫祿歸鄭均以尚書祿終亦果合於食力之意歟  
羊祜角巾歸第李靖足疾乞骸世固多恬退之士而輸一  
先於兩將軍何歟李晟將退悉還所賜物廣受以金歸作  
擊鮮費何者為得歟范蜀公文潞公一時謝事而元祐之  
初俱被徵召一辭而一來人各有其志歟何以則進退合  
禮無貪戀往來之嫌濟匪躬知足之志歟

策題

閔死生之理吾儒所說至詳盡也人死而散而靜更無形  
故曰往而不來不必以既返之氣復為方伸之氣也明矣  
奈何輪囷之說出於釋氏說者至以積善餘慶積惡餘殃  
指為報應之休咎何歟又以鯨為黃能杜宇為題鳩褒君



為龍牛哀為虎鄧艾為牛徐伯為魚指為佛家所云變受  
異形之實而乃為賈誼所謂千變萬化未始有極之證何  
歟邢子才斥輪回之誕曰豈有松栢後身化為檇欒者李  
士謙辨子才之非曰變化皆由心作木豈有心乎木誠無  
心也死者能有心耶羊祜五歲探樹穴金環向靜之女數  
歲辨認刀子鮑靖五歲能言墮井文澹五歲索取香囊其  
事之靈應如此亦可與輪回之誕妄耶顧况之子能言  
其父苦吟事梅聖俞亦言郭功父為李白後身此則詩人  
韻士之說不足取信至於范祖禹名世通儒而至徵於命  
名司馬溫公又從而改字其可並指為荒唐耶諸生讀聖  
賢書萬理俱足必有能言是者

壬寅年 駁策題



王若曰治平之道須先得其要中庸之九經與大學八條  
自相為表裡帝王為治之規模備矣但九經詳於經世  
之目而略於修己之功格致誠正之意其不具於一章  
之內歟八條詳於進修之功而略於為治之目其所謂  
老老長長恤孤可以盡天下之治歟真西山衍大學之  
義而尚遺治平之二條丘瓊山補衍義之闕而又未及  
於配天敬天之說是乃千慮之一失耶抑有其意而雖  
非配天敬天亦可以盡經世之道歟就九經之目而觀  
之則脩身為先大學之必先言誠意正心何歟自家而  
言則親親當先而尊賢先之親親既先於敬大臣則獨  
不言任之以事者何歟敬大臣則果能不眩而苟不得  
其人則不幾於獨任成亂歟又或慮此而上之所以猶



防畏備者愈密則下之所以欺罔蒙蔽者愈巧其為害  
愈深不幸而臣之姦遂則其禍固有不可勝言幸而主  
之威勝則偏聽獨任御下蔽上之姦將不在於大臣而  
在於左右何以則專任不疑而致不眩之效歟孔子既  
叙九經之目而曰所以行之者一也朱子以一為誠何  
也九經之中何者當先而何者當急歟抑九者不可闕一  
而無先後當急之可言歟其欲一以行之致九經之咸  
叙則其道何由予以否德願治之心亂後彌切而非惟  
治日以遠危亂之兆不一而是其有一言一行有違於  
九經之道者則子大夫非但言之剴切必從以藥之毋  
隱孟子曰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  
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予實有望焉



又

王若曰孟軻氏有言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古人以詩相  
鼠蟪蝼為善端之萌匪風下泉為思治之作誠以窮則  
必反人情之常而唯其能反故能轉亂而為治以古人  
遭亂而處之者言之衛文廬漕有大布大帛之儉越王  
棲山有生聚訓練之勤夏康因一臣靡周宣申歌卓政  
光武有勲兼在昔之盛昭烈有左龍右鳳之稱靈武迄  
旆猶得諸將協心奉天回鑿尚有一詔感人江左俞安  
亦能禮接賢俊建炎朝廷猶待李綱方成其功業之成  
雖有大小輕重而其所着力各有其地其是非成敗可  
歷指而言之歟予以否德遭家不造受禍之慘誠千古  
之所未有則其懲創感發宜有深於前代而一向委靡



無奮勵振刷之氣觀之於朝廷則無夙夜恪勤之美而  
忼惻猶前觀之於郡縣則無慈祥恤牧之政而培克日  
滋觀之於民則無趨事赴工之心觀之於邊則無儲峙  
征繕之功以若所為處之平日猶患難濟况可以轉垂  
亡之機而成復業之功乎昔楚為吳所敗令尹子西曰  
乃今可為也遷都於姑改紀其政以定其國豈安之為  
禍不及於吳而國之知懼亦不及於楚耶抑予之所令  
者不足為臣民之倡耶謀之廊廟未得的確之策子大  
夫新升於朝將輔予為治者山林日長必有抱膝之見  
其各悉著于篇言雖不中亦不罪焉

序

觀周日稿序



五峯子少粗有記誦綴緝之才而以家貧親老急於奉養  
學舉子業猶性甚懶又無師友相長之益不得肆意翰墨  
學古人文章習氣時於諸家集中見有各體詩篇不覺心  
喜就而倣之作五七字韻語見之者曰此詩也五峯子欣  
欣然信之謂己已能詩矣尚不知詩家門庭韻格泊用工  
精粗如何耳及倖科第濫叨 賜暇之 命被有司者程  
督每勉唱已俚而不自覺是何異東施效顰而捧得多少  
人腹也兵火之後盡失草稿亦不作追惟劄錄之念人或  
勸錄則曰僕自省不足觀設或可觀此不過一時偶然之  
作譬之飛鳥遺音豈有鳥過而音存者耶只任他杳杳然  
可矣家故無一紙可覆詭者耳或有言人盡天下之大觀  
則文思可進五峯子頗然之以為李札觀周子長遠遊其



亦有意耶仍遂思之今日之大觀無有如適燕燕猶一隅  
不足以盡四海之瓌雄而四海之大既無緣編觀則燕為  
天子之居無寧一觀之為快歲己亥我國有應謝 恩于  
朝廷者當出侷五峯子請行而得之及過江則是庚子春  
也逆旅道途之間雖不得見有弘儒碩士而聞其譚論至  
其 宗廟千官之美城池宮闕之壯市廛物貨之殷士女  
之閑都鳥獸之異狀則固有觀而樂之者矣然於馬上時  
有所作而仿之於舊則蝌蚪猶尾也豈蕭韶之樂不能使  
人忘味擊筑之風不能使人豎髮者耶何嚮者或入之說  
到五峯乎其不驗耶信乎括捲之技不可為瑚璉補床之  
手不可為五鳳樓耶如人之食量有限使之啖牛而止此  
啖雞而止此要之滿腹而止耳然嚮吾見喜作不自知其



小也今乃自覺其小則是其所得於大者猶多乎哉抑吾  
於此又有所待焉吾觀人之讀書者必卒業而后有得是  
非獨讀書為然凡做功而得力者皆然吾於中國不見  
江南而於東方不見關東則是吾之大觀未卒業也苟卒  
業也其有可進耶閔東吾土也或可理屐於不甚衰之前  
而至如江南則雖男兒蹤迹不可必其可到與不可到而  
以今料之則不可到也為的言且老矣其有可待耶噫吾  
精爽日耗凡遇事也有朝問夕忘昨見而今迷者如是而  
稍過是月則并與當時所見所得者而失之茲於玉河暇  
日令李生海龍書為一冊以為他日山居寓想之地非以  
為詩而謂可錄也爾

諸賢情詠詩卷序



老人崔主簿彥國始以吏負監藏玉堂書籍讐校魏院詞  
命積勩轉東班叅奉南部奉事司饗直尚瑞院再入南部  
為主簿嘗携一冊子求詩於素遊名公大夫士之門得詩  
總三十餘篇藥圃李叅議題其卷曰諸公情詠僕亦曾留  
三絕皆實錄也念惟己未庚申年間老人方在伯兄叅判  
公門老人年十五六僕纔七八歲嘗與伴讀周興嗣千字  
文童蒙先習孝經等書其首一絕即感舊之作也壬辰臘  
月十六日天朝經畧宋提督李駐遼東僕以司憲執義承  
命請軍期于遼老人以書字從時天大寒亂離漂泊衣褐  
不完老人到金石山將凍死逢堂驛韓潤輔從遼回為乞  
與一袍襖得專其第二絕即叙苦之作也老人之父盛年  
入江界府被越女一笑之留仍老子江老人每匹馬赴省



時年已六十而僕則久為風樹泣血之人其第三絕即感  
孝之作而用別韻吁轉眄之間老人已七十二歲僕又六  
十四歲老人前後莅事以勤幹稱有陞秩之命而不為有  
司者省錄方食貧城南本家僕又待罪出城適居得其隣  
每相對白髮蕭然各自悼老而已雖欲再讀書兄前再承  
命遼雪再送老萊衣得乎卷中諸君子凡二十九人至其  
相知之早經苦之勤情事之同無有如僕備且熟者遂記  
五十八年間始終交遊為序屬老人之子今校書館校理  
嵩作乃家青氈云

書睦學士湖堂朔製詩後序

湖堂是月松菴舊基僕在堂首尾八年矣乙酉歲重陽中  
使方俊豪奉命宣醞僕與漢陰相公預焉漢陰語僕曰方



海量宣醞于此凡四遭未得一勸醉盡興殊是欠事蓋圖  
之僕答說已略備矣辛君一任吾言不患方之不濡首也  
漢陰諾之中堂宣爵訖僕揖方而言曰今以佳辰令公奉  
命宣勸吾儕豈不欲式燕以敖僕本弱戶直講且病新起  
無以罄歡但秋江楓菊正好請往觀焉直講指漢陰也方  
以復命遲緩迸身辭之僕強之再三方始從出門將上  
馬僕認方有趨意請曰令公不識湖上路請導之駒漢陰  
踵之纔出場門方躍馬趨去僕截其前漢陰邀其後得不  
失既及岸則方舟艤待行厨已辦僕揖方上舡謂曰江湖  
寇帶太東縛耳方曰然吾儕先解方龜勉亦解纔呈果盤  
僕請曰拙者先手我當為錯薪軍用兵者以弱卒先驅謂  
之錯薪軍借此為喻也僕以銀挑盃先行九酌方酈頰喜



笑漢陰繼行數十酌僕已微醒起見則方歌枕昏倒漢陰  
獨兀坐舟中呼書吏綁投卞希從子江中卞以 大斂別  
監從方宣酒者也漢陰以卞不飲而呵之也僕更掖方起  
勸四五酌方已不省人事問吾字曰君字誰吾字君秀也  
正號叟交旋間見一朱衣者紗帽人倒卧艙間問是盤監  
也令人擔出則如僵尸僅登岸藉卧始登舡也僕別具歌  
管舡陽若遊人過之自遠漸近鼓樂隨風微微而聞彩妓  
一隊迭相交舞方注目不已密令人戒彩舡擢夫公洞乍  
遠方陶陶發興瞪目炯炯一座相顧輾然日沒後始自青  
潭順流而下泊舟漢岸暝色已迷鴉矣別監輩擁方而去  
方不得穿圍領以帖裹着紗帽上馬驛子輩各脫手中帶  
束方腰四面張引如交龍旗狀入城是日不得復命湖上



傳為膝談方亦自謂平生怕李學士盃在舟中醉間時金  
尚州漣以太僕正送客江上望見依然語人曰男兒仕宦  
當作讀書堂官不啻若李郭仙舟兵火轉瞬間光陰已滿  
二十五載此已成陳迹中陳迹而吾輩皤然一老翁今日  
適見睦學士湖堂朔製一草日子又重九日也不覺依然  
而想宛然而感書一律其左而還之

題卯丑司馬世年禊序

古人重同年以九州四海之人偕升而有兄弟之義則其  
重之固宜矣厥父既與之同而各其子又與之同者謂之  
世年而世尤重之吾輩萬曆己卯司馬也後二十三年為  
辛丑歲丑非大比之年以庚子兵火甫定而退其期耳吾  
同年之子偕升者九人泛言之則九之於二百不足言多



也總而言之則司馬試率三年一舉而一試數止二百本不多也二百人之子散介四方之士其數固不能千一於四方之士矣以不能千一之數畢竟唱名擢至九人則斯非盛歟而其落地而聯父子衣冠之好者又豈非勝緣歟且司馬試辛卯之後以兵而廢者十年方其亂也吾輩得不死幸矣又並保孩兒者膺重設之選而數且至九之盛能不感而且悲也哉噫已卯去今二十五年矣始吾輩之遊也誠有如古人所謂亘絕九衢若屏風之盛者而今則四分踰一已歸泉途矣汝曹中潸然出涕而寓元賓之思者其有之矣良時難再勝事須識則汝曹作禊之意其亦美矣况此已有故事耶為禊者亦不但為期集杯酒而止已以善相觀攝以威儀永保歲寒勿替乃操以毋忝吾同



榜相厚之意可矣

月陰里契卷序

月陰里在揚州豐壤縣東南即渡渚院之東岸正與院相對吾先塋舊在從里而東五里許地名乾川余自八歲每四時往來必經此里見水邊籬落樹木葱蘢烟火相連心認為樂地而可居里人構草亭數椽於南溪上余嘗一過之而得一詩曰南溪亭子俯清流駐馬觀魚宿麥抽恨負今年春社約莫教鷄黍更違秋今不詳何年歲而觀其詩意蓋寒食時所作實余未第時也及最後余再贅於陽川許家許有少田疇在同里余既認可居者久而且距先塋近仍索得其田而獨恨其少也無以田且廬焉歲庚子以謝恩使朝京得賞金以還就買栗林桑田以益之始



可廬而亭之即顧太史所扁彰賜亭者是已是年冬余遭  
遷厝之變一日之間掘五墓蒼黃就向所買栗林之下設  
草廠以殯之里中之人無貴賤少長男女母論曾識與否  
各執材草羹爲糜漿之具繼屬而至儘力以助余得免顛  
沛於伊時而得至今日者皆里人賜也至此益知茲鄉風  
俗之美不但止如其境勝而遂堅桑榆終老之計雖亭廬  
未成而心神已注於其中每休沐之暇必出而與園友溪  
翁爭漁釣之隈雜竿罩之列瓦罇濁酒烹鷄鱗叩盤互  
歌陶然同醉於扮榆之陰此契之所以託也雖先塋遠遷  
於花谷而花谷之路亦經此里而乃達余宦而往來於花  
谷則此其息足投宿之所退而居于此則可卯發而已至  
余之得此里豈天借其便哉顧纏絆難脫而蒲柳早衰今



日明日今年後年而白髮已滿頭焉雖退而居之能得幾年  
猶佯耶然余之買此園既出於皇恩而余之有此計亦華人之所預聞而留詩者則余雖甚不斷其敢於未死之前孤鷗鷺之盟而為薤露死返之人耶幸諸君違之

送南善初之茂朱序

僕舊與嘯癡林子順同隣閔推卿遊善初於林為姻姪於閔為表從弟以故知僕亦甚蚤今者子順止且久而推卿出閔則善初真吾今日之元賓吾儕年近五十而且經八年喪亂則所謂元賓如善初者又罕矣僕今年多病杜門窮巷聞足音登然而喜喜亦不數矣獨善初載酒問字往來不廢噫善初其亦以僕為元賓而僕且與善初之兄同樞公為同庚則善初不特元賓我而又兄我也不然何善



初愛我深而不作世俗松桂桑榆之見耶一日善初叩余門告別僕難之曰歲暮矣子何往善初曰作茂朱去矣欲不往以殘嫌僕憮然執善初手曰我元賓子子元賓我而兩家元賓固少矣就其少者而向來作別皆在此中何歎子雖去茂朱距此僅五百里驛使春回猶可得一枝梅以慰子既去而僕又將朝天燕山又三千四百餘里則雖魂夢亦不得一夜達矣是別之又別何造化兒盡吾儕偏耶吁人非鹿豕安得常聚子順昔過茂朱為我言寒風樓之勝曰宿樓中近曉有一羽衣客到樓中長嘯而去哈子順之說誠誇矣然亦可想茲樓非人世居耳子順逝而樓又燹子去而裴徊水石間其必有悵然者矣僕以是感而書之

同庚契議序



同庚即同嘉靖癸丑歲生也庚辰辛巳年間與朴養浩輩  
十人為契亂後遂失其卷今年夏宋公民止構茅亭於其  
王父願庵公東湖水月之址既成邀庚友以落之遂復其  
契李某權思省李養源郭居易李公允李某及民止與僕  
參焉雖以故不至而聞而願入者並置籍以書之總有二  
十八人其會同契者唯崔清源鄭夢與民止公允及僕是  
已庚辛去今纔二十四三年間而養浩及李擇中已下世  
而高思勿趙伯益又邀焉繫官於西南而不得與同則自  
今以往其存亡聚散又不知當作幾許狀矣噫溥天之下  
其人之繁夥何限而同于東者為幸同于京而又與之同  
庚者為尤幸其可不於衆人之中而別致之意乎况既與  
之同庚則其衰謝大約不甚相遠矣吾儕今年已是五十



有一假使均享百壽已過半矣雖歲歲春秋杖屨相會為樂  
不替亦不滿百數矣况疲病喪患宦遊之不常耶是宜相逢  
則喜有酒則醕百遍相過而意猶未闌不但如契議所定春  
秋講信而止可矣昔文潞公居洛與程中散司馬朝議席郎  
中俱年七十八為同甲之會其詩曰清談疊疊風生席素髮  
蕭蕭雪滿肩此會從來誠未有洛中應作畫圖傳吾儕德望  
高致誠不及古人而素髮則只今已相近而酒後相酬清談  
或有之耶幸而無恙俱得過七十八則亦未知諸家子弟有  
能模寫而播之漢中者耶詩曰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  
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耄余以是為諸君倡焉

題 孝敬殿契軸序

萬曆辛丑六月戊戌懿仁 王后昇遐既成服就南部薰



陶坊慎思遠第營魂殿其時以禮官長忝帶都監提調實  
董其役既成號曰孝敬葬畢奉神位安于殿祭享如禮獻  
官用宗室齋郎用戚畹掌供進膳用內侍執事用勳衛俱  
就其中擇謹飭有恒者充之輪番更直以訖三年制既終  
箕城以下餘痛在心不忍出殿門一步儼然如將復入仍  
相與繪迹題名謀所以不忘屬余識之嗚呼喪妣之慟舉  
國同然而密侍神御以盡如在之誠者其衣哀含慘宜倍  
舉國之慟矣諸君又相從於哭泣齋素之中則其欲不相  
忘亦宜矣書其事以歸之

豐壤乾川里洞契序

洞即揚州轄豐壤縣東乾川里也天磨山一枝西注里中  
吾家先墳墓在焉自吾先公及吾兄弟往來省墓迨六十



餘年洞舊有契余嘗見契中人老者逝而壯者老少者壯  
傷人物古事之零替而不覺吾父與兄亦去而添宰樹之  
纍纍也吾於洞亦舊矣歲庚子冬先塋入於國用遷於  
抱川之花谷花谷之路又經乾川每行過洞口馬蹄已熟  
八而還出者屢矣况徘徊瞻望昔日致敬之地今晚而過  
之即不忍也洞之父老輒雞酒相候兒童指點相呼白犬  
黃犬搖尾迎導吾又何愜於茲洞耶且先祖母墳仍在是  
洞近有遷厝龍仁祖父塋側之計而尚不遑也未遷之前  
吾於洞猶夫舊也則吾於春秋講信之好婚姻喪葬之助  
憂慶之慰賀過失之相規何敢間焉遂置一冊子先書立  
議次書鄉京座目下及賤隸仍略叙鄙悰以歸之

送呂叅議

祐

吉回答日本國序



吾隣呂令公尚甫差回荅兼刷還使將赴日本一日訪五  
峯子而言曰人有慰之者言此行在可為不須為之間而  
為使者雖以選為名而實出於衆避子之行不亦冗且苦  
乎此非深於解事者國有隣必有交日本亦鄰也彼既奉  
書自謂一反前惡則禮何容無答為人臣者委身食祿於  
事也奚避奚就但言選則吾誠不敢當不敢當而猶得之  
者是亦在命生吾國而足跡所可到者惟國內八省及朝  
天者抵燕京而止耳遍國內八省者亦少而抵燕京者為  
尤少吾之足跡行且遍且熟矣鄰而所未見者直日本耳  
以吾叨其選豈天以遠遊餉吾者乎是誠在命吾故不敢  
以親老辭焉五峯子聞而歛衽謝曰善哉子之言也世皆  
以陸為安而海為危是誠固矣亦人情所同然也子能引



之以命無拂於心是誠素夷狄行乎夷狄無入而不自得  
之心是足以當其選其何辭之有焉至於遠遊則古人有  
尚之者蓋山河之流峙形勢之周遭物產之繁殖人物之  
豐衍無非造化施工之地不盡觀乎此則無以悉天地之  
瓌觀而廓吾之心曾其尚之固宜也然古人亦有道在是  
矣歸而求之有餘師之說則人之見道始未嘗資於遠遊  
不遠遊則亦何以知道在是之妙也子之遠遊亦天所以  
至成之也苟子之心也馮夷百靈必且擁護先後履溟波  
不啻如平陸之安子之竣事且還也五峯子始以一壺酒  
迎于江上慶國事之完成旋以南山壽賀北堂之無恙  
茲敢記子之言以為諸送行者之先唱

舟川集序



某少時於朋輩劄傳文字間見有太學生請復趙靜菴官  
爵及論濁葬兩疏每整冠而讀之樂其言論風槩而不知  
誰某筆也常祝已作文章如斯之矣其步驟豪爽俊邁必  
人年少時作其格度有出壑昂霄之氣其所成就終必為  
萬乘之器矣洎余長而與今全尹康君友君以其先君遺  
稿示之向之兩疏皆在其中始知為舟川筆也則舟川系  
出信川之康是其大夫外家同出而且居同善山某自  
髫鬢之年聞先生風蓋熟矣及知兩疏為先生筆則某之  
祝已如斯者為不失其宗而先生作兩疏當在二十五六  
年間則嘗意人年少時作者亦不失矣而先生生三十而  
死非其命其不得為萬乘之器則誠有所不及矣稿中所  
收拾詩文賦辭論記書銘序說總三十餘篇是其所作視



其年已多而其失於禍患顛倒之間者想又多矣其格度已蒼然老成倘假之年而盡其局量則不特文章成萬乘之器而就蘇齋所為碣銘并序所錄者而觀之則先生之學得於灘叟之門未弱冠遊太學已為宋主菴所重則其所學終亦未必不為海東斯文之領袖嗚呼惜哉噫天生一時人才為了一時事既生之且護持扶植以遂始生之意而從而摧折之極喪之又若偏於斬絕者何意歟豈大地氣漓清明純粹之氣為妖孽乖戾之所揉鑠得其氣之清者或不得其位若壽若祿而脩短得喪之不倫耶夫然則顛回之天子路之醢有一於斯已足以捷後人之曾矣又兼以天且醢而不但位祿之不暇言則何其禍之偏且酷耶抑禍之不至此則使後人哀之惜之不能至此之深



耶云爾則非惟毒舟川也酷從而毒後人也酷矣百歲在  
 前萬歲在後蘇翁所謂千捷萬捷者當不止於斯而已全  
 尹公名復誠始以公寬舉學行著稱由銀臺尹完山以甘  
 盤功進階嘉善令聞大播天之與其後者終不誣矣又將  
 其平日所著作者入梓而壽其傳使後之誦舟川者與哀  
 舟川者同其久世之人有朝死而夕不知其名者則舟川  
 其不夭矣全尹公將印本一帙寄示其受而嗚咽讀不能  
 卒業題此以歸之

送慶尚監司尹海昌

序

辛亥三月

今年二月僕以書雲觀提調有事于大丘府之胎室奉使  
 嶺南嶺宗吾鄉也泊入境在處父老全集迎勞外問吾觀  
 察李相公善治以病辭未知准辭否誰其代者答說僕來



時只見淮未及見代也因問公輩得何人代方副屬望耶  
臧否在黜陟得攬轡澄清如范滂者如何父老曰未也黜  
之果得其否代之者未必賢而或有甚焉是徒勞迎送往  
來而已曰得保障如尹鐸者如何曰未也城鎮亭障之設  
非有異智者難得其形便而雖得之每一人去并與所設  
者而去之荒城廢壘纍纍於空山榛莽之間可惜一番民  
力不如初不役之為愈也曰尚文教得如文翁之化蜀如  
何曰未也兵火之餘人散家貧子弟不暇於詩書道內書  
院設有十餘區而絃誦寂寥渠渠厦屋曼然於山林窳冥  
之中惟有雀噪空梁而已幾何其不風飄而雨摧也曰設  
法察奸得如趙廣漢尹翁歸如何曰未也以今地步法雖  
善而難行號牌令下逋民見吏有着跡恒產之機而果見掣



肘柰設法得善何況察愈密而奸軌益生何用察為曰得  
文學如子夏才辯如子貢者如何曰未也儂輩居此見前  
後為方伯者學非不優也才非不長也始至各以所學所  
思者將大有布置而每朝廷號令差調之下需應不暇日  
亦不足回視向者所自布置者則不覺已荒涼矣然則為  
公輩方伯地者難矣儂亦有一說焉儂首尾三年凡三到  
此矣戶口田畝財力每見每不及前然則公輩亦有負於  
朝廷而自為難方伯地耶父老乃輟然而哈慙然而嘆曰  
當賊之甫退也人知免賊之苦而復業之樂也各有生生  
之意而猶入未復十分之一二地未墾十分之二三而持  
之十年人不加集地不加墾而賦日增加人皆謂國事可  
就緒於一日興作遽盛節文遽繁百為雲興徵督川至以



一人之力當百人之為人不以散而走也難矣人散則地荒地荒則財薄為儂輩地者誠難而為方伯地者亦難非儂輩自為之難也然則亦何謂李觀察善治耶曰無橫調別作以擾之且善報罷僕聞其言而悲之及八城則吾海昌君以老實膺上簡已代李觀察矣其行也摺紳親舊皆以詩贐之僕以所新目見而耳聞者叙以識之為諸君倡云

送琴興海彥慎牒序

辛亥七月

琴侯彥慎氏為興海去之日訪余于松峴之草堂願得一言為贐噫余衰頽癯羸與筆研踈久惟性嗜睡長日與蝴蝶栩栩睡起則喚茶酒沃枯腸而已於文字事物上都沒理會真了事漢上臘月翦子今與子別清坐相看可乎將何言需之贐耶顧余常喚茶酒數請以所具於茶酒者白



人有說鯨魚睛擢其裡存其胞做盃觴佳余意其必帶腥  
耳抑斲造之別有法耶此物眼孔大且量洪善吸替做喫  
飲器盃視滄溟而吸之使百川涓涓其亦快於雲夢八九  
之膏耶乃箴之為巨浸撓之而不濁喫之為霖雨備歲大  
旱則亦足以償平生之願矣然此亦物也余血氣衰矣無  
亦傷於戒之在得耶以郡濱海而得之易但為子道

送南道兵使朴燁詩序

辛亥秋

鐵嶺迤北舊為挹婁沃沮之墟今隸咸鏡道分端州南北  
為南北道南視北為裏而南之西北之北皆與虜隣其軍  
帥必簡武望焉萬曆三十九年辛亥南之節度使姜公遷  
滿以今節度朴公代俱文望也朴公以黃海節度及爪以  
來屬耳黃雖當西衝猶腹內且係新置其經理規畫宜得



儒紳為之重也至於咸之南則其近虜與北等而其帥繼  
用文望豈南之帖然無虞而無事於武也南之地多山溪  
峒谷為豫樟豺虎之場且早寒五穀不熟其民唯橡蒼糠  
麩之食而麻纒卉皮之衣其居樹朴土嘗以此人不堪居  
惟生於上者耐之人朝夕行與鳥獸夷戎雜數百里不見聚  
落其民如此則其地之征賦財力可約而知之所嘗淪山  
戎又最悍難制其經營隄備之勤雖尹鐸之寬固不容以  
緩之也則其將責之豫樟豺虎耶豫樟豺虎知不可責則  
吾知卉衣麥食樹屋之不可支也咸之隣江黃平三道之  
路襁負而屬者皆其逋流也朝廷雖設法緝還之嚴而既  
不能樂其土烏得以樂其還也旋還而旋流非玩也宜也  
則雖謂之空土可也猶省有伯府有帥邑有宰鎮有將堡



有長其使令供給之當何出也不唯使令供給之艱而又  
責以敵敵儲峙之費其不辦而散也明矣而朝廷方且以  
有伯帥宰帥長而徒謂事可辦也伯帥無聊而責之宰將  
長宰將長又無聊而責之兵民及不能給則武以威振之  
而兵民益屈文以議論報罷而兵民曰惠此今日捨武用  
文之意所要者有急於防也是知惠先於威毋論內外也  
兵民心固則虜日踈兵力完則虜日悞自無飲馬於河有  
何成敗踈負之慮哉如吾齋儒方將賀公之政成而時適  
一筒語有以贊接壺之雅歌也



五峯先生集卷之八

記跋

春暉堂記

宣城守姜君組吾友也戊戌歲自永柔縣舉最陞宣余奉使過宣屬數矣至必先拜大夫人于衙庚子春余又適燕而拜焉大夫人坐一新堂熙如也堂纔數椽而面陽不華不撲匪露匪遠非曾所見者也君語余曰工非時也顧靡宇竄然而隔陽陽隔則寒生老人不能冬吾故捐俸以成而不煩民故矮而小然毋之身安焉以春暉名子其記余起而敬曰君不喜作吏而為親屈養也吏而俱關以西遠賦壕便也永與宣皆海而饒旨也三者皆天以君孝祐也君又選地而為負暄適意之所向之寒者銷而鬱者疏大



夫人愈益康寧噫孝子之心其無已也春之德煦育萬物而暉又布春之和古人取以喻親之慈君以名堂其知所報於親者方余拜時大夫人萬福而新陽講產盎然其暖也君與諸兒弄雜於前怡然其和也某仍演春暉之義而為之祝曰春於歲為始其茂也暉春而長其遲也大夫人將却老還韶而君其穉矣君之養也而府而州而堂之屢矣君兄弟囿於和而一家津津則何福不降何慶不臻矣君子曰善哉姜公之事親也以和余於是乎書

宣化堂記

邑於嶺之南者凡有六十四所而悉屬慶尚道地廣而民稠盛詩書兵賦之政以洛江注其中分江東西為左右道各置觀察使以莅之中合而一之壬辰歲賦跨道之心腹



左右阻絕而又分之賦退而又合焉以大丘府居左右之中便於兩提且為衝要宜厚其勢開老營于此割傍近河陽慶山兩縣及星州轄花園縣而屬焉又以方伯任一碁而當其劇始至而生既熟而去無政成頃仍兼本府都護使而居之加一碁為兵燹積禍之餘撫集興恢之難而重其事也事既重則其任之當如何耶今觀察柳公由咸之定平府舉政最陞秩以來未一年廢興事集顧廳廡尚仍墻壁間草廠觀民出政初不待宮居而大壯之義獨可頃卑且隘也耶遂就舊址而去瓦礫蠲糞穢而重新之堂既成扁之曰宣化馳書某而俾記之噫某嶺南人也苟可以記方伯之堂而有榮耀焉則雖文拙見調蚩冷庸何辭焉某戊戌冬跟監軍御史岷麓陳公過本府當時夜深搶攘



丘墟榛莽之間所見者惟冰雪蒼墜而已所處者惟土窖  
黥黥而已何山川形勢之暇論哉今之田野未知幾闢矣  
民姓幾集矣廬落幾完矣以堂成而度之則望景觀卜之  
舉掎桐梓漆之樹略已布置則急於此者吾知其已闢而  
集且完矣堂之所據亦未知所背者堂京所面者墳衍川  
澗之為何以至於其達城之巖峩琴湖之連漪原田之黥黥  
簞簞棗栗之離離纂纂者則猶可想矣堂之成而朝儀於  
斯焉賓客於斯焉聽斷於斯焉演操於斯焉而民不病焉  
則城池之高濬閭閻之殷庶禾稼之豐稔倉庾之茨梁而  
文物絃誦之懿從可復覩如疇昔之盛矣昔衛文侯廬於  
漕而有勤儉之德其民之為賦定之方中之詩其平章曰  
靈雨既零命彼循人呈言夙駕稅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



塞淵駮牝三千其生於憂患而用心生聚之勤大之為國  
小之為道其何異焉某為公誦之某且朝夕當乞假南歸  
展省於赤羅龜城之間倘便道過府得以從公於斯則堂  
室之制形勝之美或可續此而賦之公諱永詢字詢之文  
城人

鳧島軒記

扶餘

家豚景巖宰泗泚之翌年以書請曰縣之靡盡於燹矣地  
殘事壞難於建置遂葺民舍而衙之入而鞠起而鞠柴門  
篔籬不知其為官居也民過之不知所牧者之居此也容  
過之不知為濟之舊都也子至而病之捐俸餘雇官廩而  
方便之就所館之傍稍爽塏處而屋之及成而登之江果  
在門前而澄練也山緣江上下而抹青也野界江山而曠



民耕也場岩出水盤陔而民漁也軒僅數楹而贈我萬里  
之天一境之勝客始知濟所以都此民始知所牧者居而  
來之不疑官知耕漁之以時而不勞峻虞斯已多乎請命  
名以志之余以鳧島名蓋用王喬葉縣事也余不幸不育  
男唯汝在汝出膝下無他兒也朝夕戶庭之間余之思汝  
豈有量也且汝之作縣早也嘗見儕流間有才學俱優而  
劣於治者余何能保汝必善治也然則思之者不但天倫  
舐犢之愛耳思臨民則欲其莊思刑罰則欲其省思繆寡  
孤獨而惠思仰事俯育而厚思賓客而敬思賦歛而簿思  
用矧則節思自奉則簡思之到窮則欲見之心油然而生  
矣汝苟不煩車馬徒役之費而每朔望朝於上而仍覲  
我則不既慰乎余非以神仙渺茫之事粹責之汝而必行



如子喬也是取徃來之便而區區歆羨之意耳汝居斯軒而治之以余所思於汝者思余而治之則於治思過半矣汝請之久矣乃今書而與之者以余方奉使在燕而累月不得歸則思窳鳧之至愈益切矣噫繼汝作縣而有父母不得迎養者則看吾之記可以知父母之情矣萬曆戊申七月初七日五峯睡翁書于玉河館中

閑閑亭記

吾友朴君益卿舊居吾隣西母嶽之下有楓崖林塘之幽湖西之始安郡是君之妻鄉也兵火之後君移于始安則始安又山水之會也君就其會而又選其勝焉築亭開沼蒔花種竹名其亭曰愛閑琴於斯棋於斯觴於斯釣於斯一日君踵吾門而誇詡之曰子不自閑何能知人之閑耶



既不自閑可記人之閑耶吾始愧而哈曰君名亭愛閑是  
閑為他物而君知愛之也愛固善矣豈如吾自閑之為真  
閑耶夫閑者無所用心若有事而無事之謂也吾苟閑也  
則吾不自知吾閑人見吾之閑而愛之也君之名亭為人  
而起義則可苟自為也則不若曰閑閑下一閑謂心閑也  
上一閑謂閑之也苟閑閑也此其真閑也閑之既真則雖  
居金門之邃處衒衒之擾心固自閑也何必就清涼之境  
山水之間而為頑閑也君知愛閑而不知自閑宜謂吾不  
知人之閑也雖然吾於君言知當閑其所閑者君亦於吾  
言知閑在我而不容愛焉則是互有所得也不其多乎哉  
遂改之曰閑閑使金生柱宇書其扁而歸之仍賦君所命  
八詠詩以志湖山之勝槩云



蘭亭修禊軸識

余少時嘗於青蓮老兄弟見蘭亭修禊軸即匪懈堂藏而匪懈自為七言一絕而書其尾矣畫即黑質白文而世傳是唐李伯時寫又得匪懈詩及書茲非奇耶後於梧陰相公及驪叟先生所亦見有本軸而嘗非向所見也中間洎沒兵火不知老兄弟所見者落在何方或為雷電所取將否也戊申歲余奉使在燕一日禮部裏有一人持書帖畫軸一捲求鬻者其一即此軸也與老兄弟所見者相同而但其樣稍短其文質又混白而有淺深耳豈向之所見者流染雋里緇塵而此則新自辨才院梁上千載始出而全其素耶見之不覺心喜以數金得之噫蠶紙已作金棺中灰而當時遺跡宛然在人間不替所謂蘭雪者是永樂間



人不知誰氏號而其書法亦精妙可愛茲識其得之之顛  
末樂與好古者傳之

紀夢示鄭晦

夢與會溪嘯癡會審其景色會溪有自北方歸忠全嘯癡  
有自南方移咸鏡等狀樣皆携家累君妻攤饌行酒眉目  
了了帶着君亦侍席男女諸兒纍纍在傍宛若温水平生  
之會酒數巡會溪嘯癡中有先唱句者句中有廢詩止情  
等語余起而徘徊負手微嘯因其語而翻之曰廢句還排  
句亡情却有情可憐垂老別同作不平鳴谷口南歸日孤  
山北去程萍蓬偶相值鮑繫獨王城遂覺而異之錄示君  
恨地埃輩不同此耳時丙午十一月十四日夜也峯翁識

唐人書畫屏跋



右唐人書畫共六幅第一幅即翰林黃輝書中朝名學士  
云第二幅即陳御史中軍梁材書字的鍾姓人書年甚老  
八分及蘭即詔使崔行人相公新安程子道寫梅即盱江  
王嘉命寫王未詳為何許人山水無名識可尋余於丁酉  
戊戌己亥年間差監軍御史陳公效接伴使壬寅又差頒  
封太子詔正使翰林侍講顧公天峻副使行人崔公廷健  
遠接使得與三先生門下人游華人送禮多用書冊書畫  
香茶等品此其所贈也雖工拙不可知而俱遠物可珍幸  
屬四海一家而吾邦又徧被皇恩故此物多散落東韓  
者如此今其人又不知隔幾千里而影響无憑則此豈非  
闕中寓想之地耶茲釐為屏一坐張之座隅備此識乙巳  
三月二十九日雨中書



朴軍威齊仁 御筆軸跋

右天寶山三大字即我 聖上御墨也今軍威縣監臣朴  
齊仁曾傳 王子講學之間所求而得之者也裝縑為軸  
來示臣某曰 上於清燕之暇留神翰墨將儒生 廷試  
落幅背作此字以宣其組緼之氣者也天寶即揚州檜菴  
寺之鎮山也聞舊有 英廟御書而兵火失之未知上將  
補寫而先此試之耶吾今老矣蒙 恩得南縣以去吾鄉  
亦南也其有再近 輦轂之期耶此吾餘生寓葵忱之地  
耳子其叙顛末使鄉人聳觀知吾所以求之裝之以歸之  
意也臣其謹拜手稽首而仰觀則筆法整整堂堂不倚不  
斜巨靈之劈太華未足以諭其勢也萬夫之取郛鼎未足  
以諭其重也真所謂天縱 聖能絕曠古之典則者也臣



於此又有所感焉苟 聖志游藝而止則天下字豈少爾  
耶必取先王所嘗書三字者彰 聖孝也國雖貧札翰之  
費有正供矣必取書落幅者昭節儉也孝且儉其至矣乎  
至於元氣淋漓與造化同其大而有矢地生物活潑之氣  
像則此又大東臣民億萬年之福也猗歎盛哉

竹迳居士墨戲跋

右竹迳居士墨戲一帙竹徑即故尼山縣監邊侯號也侯  
嘗遊金大柔先生之門得其真行草法書此卷以與忠州  
儒士姓名金演者兵火之後幸不失侯之孫宗信氏得而  
寶之要余識噫侯既癖於書則其平生所揮灑者宜多而  
藏於家者亦宜多於藏於人者藏之之謹孫又不翅倍於  
人矣以多而謹者而不得保得藏於人者以寓義壻之思



則人之於物謂如是而存如是而亡者安矣其既失而得之者亦豈非宗信氏誠孝有以感之耶歲甲辰閏九月下澣五峯冲逸書

書十省堂集跋

吾先君與嚴旌善先君十省堂同嘉靖四年乙酉進士也其生四歲先君見背不及見先君同榜從遊之盛亡母嘗向不肖說曰汝父同榜有嚴舍人年最妙字啓昭形貌玉雪朴都憲壕即其妻祖父也一日舍人自慕華館查對所悉携妓樂來吾家擺酒盡歡其談霏如鉅屑汝父悅之如南金大貝未知舍人有子否倘有之汝欲寓元賓之思捨此子而誰某方髻鬢不省舍人為十省旌善為其胤也及長而始見旌善於南君季獻之家一見如平生之舊以所



聞於亡母者熟且久耳歲萬曆戊子己丑間旌善宰萬頃  
縣以其先君遺稿鏤梓印一本寄某某奉以莊誦見集末  
有洪石壁所撰碣文十省享年只三十六計旌善作孤亦  
同吾四歲矣而先令堂之歿又先十省三年是旌善生纔  
試晬矣則其不及見先君從遊之盛與某同而又不如其  
有所聞於慈氏膝下者某一生風樹之懷以罪人自居而  
旌善之痛其又錙銖加矣是則某以所聞於慈氏者說旌  
善旌善方知先世有同榜從遊之好耳以故旌善視某如  
弟其視旌善如兄兩家情事其亦戚矣今則吾慈氏下世  
又已十許年矣永感之痛直有早晚而終一歸矣某非旌  
善旌善非某某其誰與說此痛也至其詞藻之美則某仰十  
省如吾父雖心誠慕悅其何敢容贅於斯耶當十省之時



文華之盛蔚然炳然而推為典文衡者咸以十省為先登  
則又不待後生借為之說而為之輕重也其不得大施者  
非才劣而人遂泥之也但得壽不長耳此旌善終天之痛  
所以彌篤於今日也萬頃印本多沒於兵火幸兩家得分  
寸力重為入梓以永其傳是至願也旌善必以此語愷某  
亦以此語景嚴矣噫

安景容先君賦歸篇跋

辛亥正月

上年春吾友安公昶將歸田以漫興一律示僕仍以其先  
君炙背軒賦歸篇一帙屬僕請抄僕即和其律而歸之至  
於抄先稿則僕自十三四歲與安君遊出入炙背軒門如  
子弟卒之後四十餘年得見遺稿其悲感之心如再得少  
年遊隻字片語珍誦不厭其何敢加之簡帛且先輩詩文



其運意造語自有定見後學淺見亦何敢率爾評論留之  
經歲不得副安君命者此也辛亥春安君出守延安僕謹  
奉以還鷓曰子既得力矣玉鏐棒子於兵火之餘所幸保  
者惟此一篇則所恨於所遺失而不傳者何限自今以往  
有得宜添已得者不宜省也既以語君仍有感於斯爰背  
公之賦歸所欲歸者即龍仁屬縣處仁之悟理洞也其欲  
歸者以先府君之所居也爰背公既賦以不及歸則及於  
君而處仁為先王父之所居而先府君之所欲歸也君之  
前歲以歸田漫興示僕者其有所受之也處仁去吾陽城  
菟裘僅三十里吾先君往來陽城必過先王父於處仁則  
僕之所以不以拙辭而和君歸田之作者亦豈非有意耶  
但力量不大恐不能辦此事而不敢言耳噫世之人多以



陶元亮輕舟張季鷹布帆輸之圖畫以寓未歸之心而若  
安君家世則又能宣之詩篇言之既求則事當終辨吾知  
安君之世必能遂先君之志矣如僕者臨圖畫詠詩篇徒  
為臨川嘆流之歸其亦可哀也其亦可哀也已

權信川詞榮親詩卷跋

壽為五福之首得七十者稀期者尤難期而有子至耳順  
又難有而能无疾不為父母憂者幸矣又安能以郡養養  
而恩袍賜花及縈眼前一日者又人間絕無之事信蘇翁  
所謂天外難知世未聞者也其少年登科以榮之者特常  
事耳權侯能悉有其難而又有世未聞之慶豈令堂之真  
能全福祿而侯之孝能感承神祐者如此耶真且孝侯一  
家盡之而上又借侯以龍岡之饒吾知令堂之享其養



無涯而俟之榮且至金貂而愈茂矣如余者雖科及親前而親年不及期生不得以郡養而風樹不息長為泣血之人是由不孝兒受罪於天禍其親者至此顧其年可及俟耳順耶遂感以書之

畫譜訣跋

畫之出自河洛之神與即無論也其天機動於心而應於手發於物者亦一造化古之冲澹自適之士以琴碁書景之為伴而以自怡悅不亦愈於時花種竹採藥漱泉者之徒為蕭散而已乎余於四伴也書固所好也然書不及畫畫不及琴琴雖上而余少也嘗學而不成老也唯弄無絃而已其已希乎至於碁則見人之對之者亦覺生愁此非如林孤山以擔糞方之也性不近耳除此則所好者畫為



上而家猶無一厨藏也亦非廉也力不足致耳戊申歲在  
玉河館見顧炳所為畫譜心樂之而無金不能得也炳於  
各畫下貼畫者姓名鄉貫所傳授頗詳派借一時名人筆  
書之而其叙事亦精簡有法未知其叙並出於筆之者之  
手乎倩李堂彥華移之別冊並書黃子久所為寫訣則畫  
雖無而畫者之姓名與法存焉將持向吾東諸老師追前  
人而作之其山水花卉禽鳥林木唯我所命而樂之者以  
為山林終老之一玩耳昔揚龜山善誦史程叔子譏其玩  
物琴書畫之為物奚但止於如史之為物也吾知玩之為  
叔子之所譏不但如龜山而已也仍書此以自警云是歲  
六月初八日睡翁書于玉河館中

奉使日本詩帖跋



余嘗閱鶴峯遺稿中有用五山韻題黃秀才葺帖七言長  
律六韻一篇鶴峯即金先生諱誠一字士純公號五山即  
車僉正天輅復元號黃君即余西隣竹馬游而今亡焉先  
此詩心固慰也乙卯夏余在睡窩黃君之胤廷直氏袖一  
帖示余鶴峯詩果在其中又可慰也蓋庚寅歲朝廷通信  
日本黃系判諱允吉吉哉松堂公為上使鶴峯公副之許  
判書成功彥山前公為書狀官五山克製述官赴之黃君  
即松堂公之從姪也少喪怙恃鞠於松堂而學於松堂松  
堂且無子有此行黃君不忍背於死生之際乃從之行四  
公皆為詩以贈原帖失於兵火廷直氏痛先蹟之亡也口  
誦其詩倩金進士柱宇書之手釐為帖能使人撫賞而知  
黃君之得此詩於是行也又大慰也噫庚寅去今二十六



年之間而五君皆已下世是固可傷而黃君之能感鞠我  
教我之恩而夷視重溟不測之險者是又二十六年前海  
人事今何可再見於世也其又可傷也斯一帖也而有三  
可慰一可傷者備余於是叙斯帖之所以作而并書所以  
慰所以傷之故是為跋

李上舍書屏跋

一善黃進士耆老善草書與張東海並稱聞韶李壯元上  
舍得其書十幅作屏壬辰被賊所壞惟二幅得全進士之  
曾從孫震龍年十四以書舉丁巳進士狀元之子根奎與  
同榜適於洛下求寫八幅補所全者二幅而什之重屏焉  
噫若震龍氏可謂能不墜門藝而根奎氏能繼家之青氈  
云是歲日南至南郭老人識



書鄭門行跡錄後

其嘗聞世之稱忠孝清白者必以鄭門為首及過東里駱  
山之下見忠孝旌門林立溢巷蓋鄭氏廬也未嘗不肅襟  
而式焉及見其孫孝成氏所彙錄鄭門行跡則又知所為  
首所林立之故而且拜而且歎也譬之聞天下之勝者但  
知其處為天下之勝而必遊其處而後乃知所以為天下  
之勝而心喜之也噫自恭戴公至參奉公纔四世而錄清  
白者三旌忠孝者五而承旨公之悲歌戀戀博士公之號  
慟至死可以泣鬼神於冥冥之中也未俗滔滔如頽波之  
不可復焉則斯人斯行寧可得以復見也孝成氏乃能闡  
世幽光彙成一帙將以矜式東方而及天下之太史也則  
其聞風濡染之者不但東方而止耳至於其子其孫則其



身即祖考之身其精神悃悃即祖考之精神悃悃也則其所性而得之者將千百世而不墜也南冥曹先生嘗題李龜岩考之墓曰騶虞之子其騶虞乎某於鄭門亦云也

題叔平兄弟急難圖後

急難固義也在叔載其常也其圖而文之詩之者是叔平愛叔載而不敢常其常者也噫世降俗偷其常者固萬一於見而干戈饑疫之際非惟不及常又不翅不及者何限則此不但叔平不敢常其常吾儕俱宜三歎而亟揚之以為刮人聃之金篦也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其信矣乎哉

題朱太史書貼後

丙午歲朱太史之在館也子陸病從者以告太史公太史召陸入診其症而與之藥仍以陰印楷書若干本為禮余惟



陸之賤得太史所與頌非僭耶不可任其毀傷而慢之使  
書雲正李慎言釐為兩貼而致敬焉諸本皆太史手自臨  
之微之寫之而所刊布者噫太史好古之誠游藝之勤墨  
妙之工下賤之德其盛矣夫辛亥暮春睡翁書于睡窩雨中

景陸字說

戊子閏六月十九日子陸生纔解腕余以藝文奉教陸典  
籍蓋始參也遂命名陸生以志月仍志喜也既長以行用景  
字名景陸仍前陸也丙午五月十二日冠字之曰子散以汝  
食為无忝所生耳昔玄真子陸龜蒙自號江湖散人余故字  
之取其散也向之志月志喜者不好轉以從玄真也且余老  
矣將退而漫浪於江湖汝苟從我於漁隈釣磯之游筆床茶



竈之間則汝雖欲不散得乎仍執爵而祝曰名陸既有意字  
散良有以汝從今日冠沉痾從此散冠之畢晤翁書

贊銘

睡鄉枕書翁贊

并序

僕嘗自號睡翁名其室曰睡窩書巢巢具藉之枕之之義  
蘭嶠朱太史書其扇又用另幅書蔡西山睡訣及癸辛雜  
識呂蒙公蘇子瞻陸放翁絕句張諸碑蓋平生自謂深於  
睡者今承宣李令公申甫亦自號睡鄉枕書翁要僕題一  
語以叙之僕固心認之矣人有難之者曰以公而賦此無  
亦自淺其天機耶僕笑曰人各睡其睡耳何有於天機之  
深不深耶且人知此味者寡雖千萬人同之庸何傷於多  
耶遂欣然援筆樂為之贊曰睡非有意而成而偶然而至



書非可執之物亦偶然而播詡詡然遽遽然曾騰汗漫吾不知其所指也

明廟御筆贊

并序

右明廟御筆蓋於中秋以酒及詩題侈之宸翰賜玉堂而睦學士長欽先臣某時在堂親承者也明廟待儒臣恩禮特至此搢宸翰散落人間者多矣獨睦氏奉持而全於人所不全之禍興慕如一日斯非盛歟臣謹拜手稽首而為之贊曰有酒而宣之宸翰先王之禮士也隆承其隆者蓋多而唯睦氏敬承不替是所謂使以禮而能事之以忠者也睦氏之子又能以親之心為心歷兵火而全之為忠且孝睦氏之慶誰將與較



庚辰春自贊

一簞食處陋巷晏如也一筇竹行廣道坦如也百年而歸澹如也

重造漏器銘

并序

辛丑十月

國朝設晷漏建閣以藏之在景福宮報漏門之外即世宗大王神思睿度所指授而定之者壬辰之亂隨宮闕燼焉歲辛丑觀象監請重修漏器上允之工始於某月訖于某月其機關運用之妙壺箭三神之制雖大小殊而視舊無差噫兵火之餘百具蕩然而上之所急新者在此實堯先曆象舜首在璣之意使斯民知晝夜之限而聖祖之景式再顯其順天出治而致庶績之熙者亶在是歟謹獻銘曰國有漏淪于兵器雖亡制猶明則以新工即



精鐘乃鳴維舊聲測天行治道成係之銘昭準程

眼鏡銘

華人用羊角明細者倣如兩眼狀昏花者障  
眼者書則書之細者大漫者明是說眼鏡

耳目聰明男子之身洪鈞賦與實非偶然及其衰也聰者  
聾而明者昧其使之聾使之昧者意亦有寓何必低耳而  
聽假物而規拂上帝責倦之意耶其惟返觀息聽與造化  
而同指也爾丙午午月晦書于睡窩雨中

文房四友筒銘

會聞橋中隻只二在常恠又二人安在今茲竹剖而視之  
四人者俱然則向之二又誰哉

枕銘 丁丑

唐遊仙馬警圓一枕上其意懸倚斯枕者唐耶馬耶

四吾堂銘 并序



權汝章名其堂曰四吾謂食吾田飲吾泉守吾天終吾年也昔元次山創四吾字故余亦自號晤翁汝章名堂之義其亦近此耶余為汝章銘之并與次山所創者而反之今而後吾知勉矣夫銘曰

田是田泉是泉吾但就而食飲焉非吾可專况脩短造物者權吾不容終焉始焉者年然則吾之所從事者何居惟吾天惺惺不昧喚起精神要看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認得此所性者全昔橫渠有言存吾順事沒吾寧願與子而勉旃書疏

復寒岡書 辛亥冬

去夏李廷捷回說山居之苦殆非衰年可支亦慰令氣體強健尋山跨橋不小澁聊解遠襟今日得新曆擬附玄風



官便將作書鄭都事傳致令惠手賤忙手開緘且慰且感  
始知采蕭采艾千里同情此間變幻不欲置齒牙間唯擁  
鑪負暄是閑中滋味所恨南中士友翩翩非烟瘴則寒苦  
可歎所可慰者山鬼之伎倆有限老僧之一空無際奈何  
奈何今春咫尺相過不得奉袂况此邈焉山河思之綿杳  
身在科坎雖妄謂賁育不得自脫良可冷哂南州地暖伏  
想臘梅已發靜對索笑能寄一枝令了事漢枝癢否千萬  
若序珎玉

答趙正字翼書

僕少也頗有志于學學雖終身無一日非學而其強而勉  
勉而進唯年妙力強者能之不然已及衰朽精思銷落則  
惟悲嘆窮廬而已此僕之所試者如此以故每見後輩人



眉目暢朗真氣盎然而茂者則未嘗不着眼看過喜有以  
進於學也雖所自喜者如此而顧其中無足以與人為善  
者不敢輕而語人恐人之不屑與也上年冬僕嘗忝校  
殿闈有一卷子有多積博發底搽子僕勸置之第拆其封  
是趙君作也僕於是日始聞足下之名矣及足下選補槐  
院也以僕忝為提調而屢以公事往來僕又始見足下面  
矣僕雖不敢妄語足下即前日所謂真氣盎然而茂者也  
一見再見及於三見則是吾故人也敢索見所為文章非  
敢見而將有所告之也但欲叩其有於前所見殿闈所  
對者外也即蒙足下不以言毫寄示曾所為發蒙齋記并  
長書一紙歷叙宿昔問學之由終乃若有所求益於僕者  
僕終何敢有益於足下者但索之安而致足下責之重耳



良好一笑顧僕既索於足下者勤則其可沒一言以負足下之責歟近歲東方自退陶之後正學幾乎絕響兵戈以後又求見好文字亦難矣即見足下所記發蒙齋者則已嘗有見於發蒙復性之功矣其文字之好已過之矣倘足下因其方妙之齡擴其已見之學加之不已之功有得於操約施博之地則僕之所賞於足下而索之者亦不妄矣幸足下毋以僕己未達而欲達人者為訝也屬坐忌齋忽忽不能致詳其他竅相見某復

禮曹答對馬州大守平義智書

橘使至遠承惠書并刷還被擄男婦五十名慰謝良深貴島所要和事本國為遣使臣具奏天朝并先遣孫文彧次遣金光使之面陳情節則天朝以日本素無誠信向



年兩冊使之去非但不奉詔勅待之亦不以禮今雖要和  
安知後日之不為反覆如前日也決不可輕信其言而遽  
許其請如日本執此為釁復肆猖獗則天朝但當水陸  
夾擊以示威靈而已仍差偵探委官絡繹出來沿途飛檄  
更加整飭令將大小事情星夜馳報此則簡使之所目覩  
也我國雖欲勉副貴島之請而誠不可違越天朝擅便  
行之但貴島與我境最為密邇世輸誠款而近且刷還人  
口前後不絕可見貴島革心向國之意也豈可以日本之  
故而并與貴島絕之哉賣持物貨往來交易姑且許之日  
本若能自此益輸誠意終始不怠則帝王待夷之道自來  
寬大天朝亦豈有終絕之理哉唯在日本誠不誠如何  
耳幸可勉之貴島逃來倭子間愁戒古沙久等二名托言



飢饉出來情雖可憐義不可容留附舩尾送還橘使且往  
來勞苦略以米斛獎遣耳餘在孫文叟口宣不具

全繼信答玄蘇書

橘使適示惠書審法况清閱甚慰瞻戀孤對橘使無日不  
談及法師正款款間凶禍酷至先母棄我斬然衰經之中  
不可念及外事既法師有書亦不敢不答和事曲折當具  
禮曹報貴鳥書非棘人所敢知但來書舉葆真大師之言  
而慮其說之誕也孤不容不明葆真名緇也其所得玉笈  
之書又甚秘不可與匪人道唯法師可窺玄詮故有此云  
云雖今日事勢耽延安知卒不與始說符也噫葆真已示  
寂矣知其師之志者唯松雲在耳要與法師相會以成其  
師之志茲不憚衝暑過海法師試與松雲語可悉彼此事



情千楮不如松雲一口哀疾荒迷不盡所欲言謹啓

與鄭別坐允穆書

忝倚菰葛久尚阻瓊表是短睦也鍾王聲人皆慕賞并闕  
之是又雅趣不及會稽姥也慙負實多即蒙台府有問順  
便附此誠猶晚達也仍呈空冊一件筆墨一管笏要倚床  
揮灑以侈塵篋姥之扇雖晚亦呈耳幸勿咎不敏使落花  
飛絮赴南風茫茫也某致一時名筆殆盡獨少左右敢冀  
辭以請

寄子景嚴書

聞汝縣有江山之勝來遊者甚盛云三年過密之餘賞勝  
暢愉固人情之所不可無但每人來汝輒從之則人一而  
汝百無已太康古人云太守憂民踈宴樂流連荒亡雖諸



侯亦不可分百里之憂者不可以此示民人之來汝可以  
吾言辭之但供舡格器具可笑城中此弊亦張鼓笛日震  
於江湖昔宋帝在汝穎諸君嘯傲湖山遊舸蔽江此豈豐  
亨逸豫之時人心之狂玩可戒咄咄

在燕京寄子景嚴

戊申

行查至今不來此間事機方好正似掃堂待賓而不來柰  
何想有大魔耶父好在寢食無愆但鄉信無憑可悶五月  
初四六月十二等書已見否衙中凡百如何京家安否亦  
如何汝既遠出消息亦難知尤想苦慮此中撫鎮前日妄  
計此間大斤不露撫鎮俱以坐適天使則已奉聖旨合於  
一使而候完封始可差出而封事如是遲遲可悶意其行  
必當在菊晦陽初耳吾行雖速必至秋晚撫鎮所為之事



想本國深用憂慮且天使已合於一而待完封乃行慮有  
預動待候之事故崔光順先為發送耳鳧烏序稿草送見  
此當如見我也一心居官毋貽老羞

答錦山使君李東嶽書

自經匿名之變又知禍端伏於無窮慄慄然常如逮者在  
後不敢遠出鬱鬱在此真成一年拘囚秋寒猝重黃花不  
分撲筆孤吟意緒可知即奉令翰知令亦以聰故羸憂洪  
波振壑川豈有恬鱗耶可嘆生一落塗炭人之耽禍者必  
舉吾証之古人云伐國不問仁人戰陣不問儒士此言奚  
為至哉平生勵志讀書畢竟陷此圈套尚何顏對人日欲  
自放於窮山寂寞之濱矣寄惠朱書是朝夕所飢渴者唱  
訓集亦於四十年前得於松都而失於兵火者得之俱眼



明心豁持玩菊邊不覺秋日之易暝也蒲萄酒即命酌浣  
渴謝伸另楮餘外非面難究

平壤上行殿疏

壬辰八月

伏見倭寇用兵之狀必遣重兵先扼要害以為元驛而分  
遣枝兵四出抄掠遠斥埃設伏兵取勝則乘銳奮進見挫  
則各歸元驛其實則精銳不多而其所以誇耀衍盛者多  
是我國人老羸婦女而我國之人不聞戰鬥恒劫風聲且  
進無所待退無所防一向望塵輒潰任受其蹂躪誠可痛  
心臨津揚州之賊已當我東西之路而又陳兵海港絕我  
舟師之援仍稔乘機自渡之計而偏師之鈔東及原州西  
遍金浦通津等縣已成左右翼之勢截我下三道之聲勢  
取水原之粟以為持久之食自漢以南入彼囊中而已非



國家之有也今日之所資以捍禦者惟黃海江原平安咸鏡一隅之力而精兵已盡抄去死亡過半軍器已盡撤運散失殆盡飛輓則有千里之勞朝廷之勢計不出旬日之命矣今日之策戰亦亡不戰亦亡無寧銳意進戰破彼虛張之兵而幸收萬一之功耶今聞臨津大難兩帥徒以兵衆為可恃曠日為萬全守株一處郡縣內裂坐收土兵銳進之志而不諒祈父不聰之刺暴露飢渴有必潰之形一敗之後無意更圖而曰姑待兵集噫朝命不行無由統攝散卒之集欲待何期耶不如元帥所在之譬則對陣不動多設疑兵外示難乘之狀而散遣驍將各率若干精銳嚴明斥堠廣設伏兵分討散賊使左右之勢剋日期會又各遣繼援前軍不幸則後軍繼乘賊豈有獨專強銳而不疲



之理哉畿甸左右之賊必須先除然後可以接湖南之兵而為京城之謀亦可通下二道氣脉使知朝廷不凶不盡從賊而或糾義旅矣大灘之軍惟南道上兵臨津之軍惟江邊士兵新至不挫且習馳射此為足恃今若又耗此屬而挫其奮勵則更無可待為今之計先麈枝賊為最急枝賊若除則據京之賊不戰自削矣迂儒自獻之志不勝慙慙焉且臣倉卒扈駕徒聞老母出避于揚州而繼聞道路則竄伏於加平山谷間昨得來信則加平亦為我國賊所掠同寓之人或竄春川或竄金化而大半塗地臣母則不知去處云臣聞此長號五內糜潰奪魂喪心已作狂走之人微臣在此無一策可效上下三口只坐糜官廩而已倘蒙聖恩許臣歸訪幸母未死之前神助一見則臣當



或扶或擁偕詣 行在對說 天恩思效萬死仰塞洪造  
臣不勝痛哭罔極之至

初辭起復疏

癸巳十二月在陽城同年  
五月以右副承旨

伏以臣前月初七日准到備邊司關以臣當為起復令臣  
火迫上來臣妄念國事誠急喪紀亦重解職已蒙國典奪  
情未奉 明旨不可以一有司關遽撓重制又於今月十  
九日伏見同月十四日成貼同副承旨書狀以臣拜上護軍  
令臣斯速上來事有旨臣仰惟國事之艱收才之急并及如  
臣臣雖頑昧苟有一事可效於國者則臣當聞 命即行  
固不敢以私服辭也顧念父母之喪天之經地之義亘萬  
古而不可廢者也金章之典古有行之者必其人闕國家  
存亾之數非斯人無以辦此事然後人君不得已而復之



非但以官爵苟榮草土也至於宋末不詢人器而起復續  
紛君子以此為宋亡之一端豈不大可懼哉臣竊念臣身  
既非重臣湏建定大策者亦非戰士可効力行陣者乃所  
事則不過操觚退敵而已自古安有臨敵之國以操觚復  
人者哉且其操觚亦非湏臣可能也前在閩西從臣零少  
宰樞則專心籌策不暇及文墨以臣職冗而廩素且忝知  
製教之列召使試之其所綴拙者亦不滿人意多為當時  
典文者所竄改其所脫藁於臣手者不多篇而猶不能道  
達誠意而感人聽聞此所以有今日曠久而事益難也今  
則臣隣稍集館閣辭命有賢於臣者不翅十輩不可以曩  
日喚名之晉而謂獨可能也况臣經年念母之餘重罹酷  
罰於窮荒蕩破之鄉賊據方隅返葬無期臣日夜恐無以



致喪於先塋之側而孤亡母一生之願也臣之心腸不知其幾焦而幾絕矣幸蒙 聖恩天涵衆念神助水陸間關十月之晦僅達揚州既葬之後則如逐日之父力盡而斃軀骸塊然獨存而情爽已逝耳目無復聰明雖欲出思慮作文字復不可為矣假曰可能所効者至微所奪者至重况並與其所謂至微者而亡之臣誠不敢徒嬰爵名而傷聖朝孝理之化也臣夙積罪孽生四歲嚴父見背貴賤通喪臣亦不得企而及焉其所報於父母惟是母喪三年親喪一去而不再神道彌徃而彌遠臣所自盡者欲待何日且臣去年委母於豺虎戈兵之窟母不保子子不期母長貽暮出之望而及夫一葦鴨江朝暮當渡則臣臨江大慟曰有是哉母子其自此隔矣倘蒙天地 祖宗之佑奉



駕東還獲再見母則此情此痛何聲可哭何淚可洩惟與  
母不離須臾以贖今日若其產業菽水之艱則以今日流  
丐觀之士宇巖間何所不可居菜根木實何物不可食此  
心耿耿鬼神監臨而及得見母則僅奉二日顏面而母便  
亡矣天地茫茫此慟何極伏願 聖明憐臣至意鑄臣新  
除職名許臣終喪則頑命不患無生移忠圖報為日必長  
矣仍念臣自離 行殿奄忽十朔矣其間賊勢之緩急廟  
謨之得失非臣所得以詳焉而所察於野者則民怨天怒  
資實殫竭固無以為中興之基矣臣願 殿下感人心以  
回天怒銳聖志率先臣民舍此他圖則雖徵兵滿萬終亦  
必潰鳩粟千困徒歸餌賦况兵未必集而粟不可得耶今  
夫流民之顛連者雖在世族之貴朝廷已寘之無可奈何



而土民之有恒產者亦且十室九空道路之蓬鬼緼屬溝壑之觸骸日盈凡此皆天之赤子天之視之其喜怒如何猶且繁調急料之方興貪官猾胥之交噬日增而月甚焉顧此膏血既浚於民矣無寧奉公廣儲之為勝而只消於龜鼠之手臣實痛之非有別樣舉措肅新瞻聆嚴不忠之罪重贓竄之律公刑賞而勵臣節約官職而緊約束布實惠而昭生道鼓士氣而死長上則臣恐今日之事雖天兵日至而寇賊戢退其勢固不能自振况天兵不可恃而賊無去意耶臣雖在凶襄而存亡之憂一息不弛惟其私情哀感不暇殫論略舉毫末只冀聖明以諒衷忠臣無任含哀瀟憂泣血怔營之至謹昧死以聞

起復上來後初疏

甲午正月在京



伏以臣初承起復之命不勝私情罔極之痛冒死陳章  
乞終喪制今正月初五日續奉聖旨責諭不許至今縣  
道敦勉上送臣既迫私情又懼公義不敢退伏正將入城  
待罪之頃今月十四日又奉右承旨書狀以起復之人無  
一人至者爾其速上來事有旨臣回皇驚慄之至即於  
翌日敢起凶衰蒼黃風雪祇詣輦轂之下以埃後君不  
忠之誅矣伏念聖明嘗膽積瘁之中不敢以螻蟻微瑣  
之情并擾憂勤而臣釋衰出門若有鬼神前後詬責舉  
顏對人低眉羞忸遑遑焉若無所容人子切迫之私終有  
所不能已者伏願聖明哀憐而垂察焉臣之情事略具  
前疏臣非謂金革之典不當行於今日謂不當加於如臣  
者亦非不知赴難之為忠而惟其所守於家者甚重不敢



以微勞而廢重制也臣聞君親無後先惟其所在而致力  
焉去年不辭毋而負羈勒今年請免復而終喪制者此其  
義一也然國事之急無有如今日臣民之痛亦無有如今  
日則人臣之義亦不可以執一而常持朝廷之所需責於  
臣者只以文墨一事是固小技而無干於殺賊然其請命  
達情則果有預焉如朝廷無為臣所可為者而頃臣可辦  
則臣以寸以尺當盡其力藉令國難未已則臣雖退在私  
廬亦安得以便奉饋莫是臣固不可以私喪辭也今有能  
為臣所可為者而且賢於臣者不翅十數輩於公事則他  
人可為不須臣懃於私親則定制有限而頃已自盡不特  
臣所迫於私情者為當可退 聖朝孝理之化亦不容捨  
他人賢於臣者而必須臣為也 臣因竊思之人臣効力一



時之勞倫紀數絕萬古之變聖人以三綱為宇宙之棟樑者誠以屋非棟樑必壞人非倫紀必亡臣自省事以來所聞於長者皆言我國風教禮法寢以頽廢猶區區所粗守者父母之喪婦女之節奴主之分而自兵禍以來三者又從而蕩然無復維持近臣所見於武士雜類者賤賣親喪已極可駭所不見於禮隸草萊之中者何限臣固無狀平生行己無一可觀其所存心亦未嘗不以士行自勵焉誠不敢以一時之勞而冒萬古之變也臣前年草土之中伏聞 法駕還都之日以都人士女服喪者小為 教命有司察之是則 聖明所察於民庶者已得其情臣以是知今日復臣之 命初非出於 聖旨也且念近來村鄉邑聚之間民窮財殫賦繁役重流亡飢餓太命近止僵尸



遍野盜賊漫山以臣所覩民無一毫可生之道矣臣雖今日退去明日實不知填何溝壑死何賊鋒今來闕下有君父為之依歸有稍廩資其口腹死生痲瘼 父母孔邇於臣自計則得矣而猶哭泣血丐而不自止者誠以親喪不再禮法甚嚴而寸草之心無三年之愛於父母也伏願聖明諒臣苦心許臣終喪則臣含息戀主之衷亦非終窳身草間苟為占便之計畢力報國亦有日矣臣無任至情懇祈瀝血之至謹昧死以聞

同前

甲午三月在京

伏以臣積惡在躬尚稽一死猥承嚴旨待罪都下公靡報效私負子職哀懼遑遑日夜不知所處乃自二月十二日天禍果至重失將護內傷外感敗證百出一旬有餘半落



冥途幾不復歸奉几筵生既為離母之兒死將為隔母之  
鬼幸賴 聖恩天造且緣在京便施醫藥一縷綿綿獲延  
頑蠢而餘毒未除久斯難蘇展轉牀蓐今且三涉月矣虛  
糜公廩非稟則且餓忍心愧忤若坐針氈日月不居練祥  
已迫從今計日只隔十數日子矣天時掩冉神道寢遠制  
禮有限一失難再而僑寓逢辰羹墻無寄文墨之微既曠  
公務烏鳥之誠寧遂私情此心滔滔一日如年伏願 聖  
慈諒臣至情許臣返服終喪則臣雖無狀感德懷息不敢  
作偷生草間之計矣願念臣原來瘦弱游罹憂病白髮滿  
頭精爽已逝一出都門復入難期但願 聖明當重恢復  
讎之日留心大道斥去諛間立志刻苦虛以受人布至誠  
以感人心感人心以回天怒人心不感而天怒可回天怒



不回而大業以定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臣無任情迫切  
籲之至謹昧死以聞 答曰何以處之令承文院議啓本院  
回啓曰疏事則極為切迫似難忍留但聞其祥期在於五  
月云而近來陳奏文書皆是緊關之事辭命得失所係甚  
重故前亦以此請留文書事畢不過今月之內畢後許令  
從願似為無妨敢 啓 傳曰依啓

同前

甲午四月在京

伏以臣於前月初十日將衰遑罔極之情懇乞解職伏蒙  
聖慈過祥上來似當之教而備邊司請臣姑留其意在奏  
請文書而欲臣撰完也似此重大文書決非臣才所堪撰  
完而既廷意如此遲難辭避之間為日當多臣急於私情  
寧欲日內撰定而擬議信當之際陳奏二本出矣而發程



日期此先於彼矣臣不得已而先勘賊情貢道等兩本則  
當日日子已及上旬矣臣欲又撰奏請文書則此後留日  
少不下旬餘臣誠悶迫臣伏念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制雖  
俯就企及之不同而賢不肖共之臣童孩積惡酷罰終身  
父喪以稚母喪以兵皆不得自盡臣獨非三年免於父母  
之懷者乎臣之願乞終喪之志始焉以年中焉以月令則  
以日而日亦將盡矣臣昨於寒食得省丘墓則村墟無人  
宿草荒涼獨有一頑僕穴處傍近而渠徒有掘草充飢之  
念矣神道依人以安聖人定三虞廬墓之制其旨微矣臣  
思之至此五內如燬哭踊攀樹盡日而歸矣况臣母所葬  
有填土補山之處而去年為秋霖所壞必及春早密築然  
後庶不全塌而免哭防之慟臣之情事百爾尤急如臣所



為之事必須臣可為則臣當此時不敢言私以臣計之有  
賢於臣者不啻十數伏乞 聖慈憐臣罔極之情察臣不  
須留之實許令一日早退不勝懇丐臣無任哀急惶惶之  
至謹昧死以 聞 答曰此時辭命所關非輕天兵雖撤  
回文書猶相續又不知將來有何事非爾文詞其何能條  
達事情敷陳明白是爾所為不下於討賊戰功當此搶攘  
之日豈可固執守制爾宜勿辭仍遵前旨更竭心力期勤  
克賊此豈非孝之大者乎

同前 甲午九月在京

臣伏承嚴旨待罪都下奄忽九朔矣朝廷之所責於臣者  
只修勘文書一事而臣亂裏喪母除人子罔極之情營喪  
歸葬之難又非如平時臣藥藥拮据精爽都逝素以淺學



前後遺忘尤不能成文加以屏伏窮巷不知有邊報如何  
天朝咨揭如何廟堂論議如何雖在城中實同聾瞽猝有  
承文院官以草草數語來請作文方始拮據聞見終歸塗  
聽文不深意以致措語失安不適事機故臣雖將前後文  
書不量工拙不敢以疾病辭亦不敢以時刻淹滯而猶其  
所作不中實用至如緊關咨奏則未免貽勞於當事之地  
臣之在此非謂一毫可効但念讐賊未滅國難日急此正  
大小協力尺寸自盡况 聖上不以臣有喪既以命臣臣  
何敢此時告退如無所事則死於此可矣緊慢之間虛帶  
職名公糜品料久久於此其中心窘悶不啻如坐針氈公  
靡所報私慶通喪臣之尸廩誠不獨得罪於一時矣今則  
劉兵已撤國內無復有一天將在非有咨揭往來之煩如



告急咨奏則雖有之是非日月為之者何必坐待稀罕之  
書而徒冒起復之名日食公廩任繫虛銜有若喪無在身  
者然我况臣雖在其修還亦未必須臣所為然後可用者  
我臣之所流寓京畿陽城縣地與竹山陽智等處相近劇  
賊遍滿劫火相望苟此不已臣雖退去亦當迎母凡筮來  
處都下矣設有緊急文書雖無職名其不可勉盡燕拙乎  
不須以此而以衰疾之身必食品料伏乞 聖慈諒臣至  
情察此事勢鑄臣所帶西銜并承文院副提調職名許令  
終制不勝幸甚臣無任含恤悶迫之至謹昧死以聞

同前 甲午十二月 在京

伏以臣去九月十三日將解職終喪罔極之情昧死陳章  
而緣臣誠意衰薄請既 不允敦旨謬加臣誠感激不敢



再陳而抑臣之情又有大可悶者 聖旨若以臣為真有一事可効討賊者然是臣既不孝於私親又未免為厚誣君父之歸矣不得不冒死屢瀆朝廷之所責於臣者只是辭命一事而臣之所向當此事者又與向年在西路時不同在西路時亦非以臣為真可能直出於蒼黃間乏人而其才之謫薄則向亦猶今也今則三患又加焉哀疚喪心一也不識事會二也意非已出三也以故臣雖竭力為之動不帖事情 聖教中所諭敷陳明白者於臣身無一毫近似更有何所為不下於討賊戰功者乎臣自承此教肌膚漸漸寢不貼席第臣思之今日之勢政猶主家失火禍切剥床凡在子弟廝役無論盲聾啞聵可救不可救而其號咷奔走各當盡氣况臣曾忝近密既已忘哀上來寧冒



謬獎少忍湏臾毋退或効鉉刀一割之用一日二日以至  
於七十日之多而尚無一紙文書可容查勘而天時荏苒  
舊歲垂盡大祥之期只隔五六箇月則臣獨非三年免於  
父母之懷者乎臣仕宦十一年其無用於朝終是一塵擾  
擾非以前之貪祿為非尸素而獨以今日無所可事為可  
退去也實有不可已之通喪不可忍之至情而公靡可効  
寧守私喪此臣之志也况臣弟尚閔既在千里之外武臣  
不可告歸臣先希閔獨奉饋奠而此以疫癘盡喪妻孥凡  
造荒涼寄在衆喪之中臣之情私至此尤迫懇乞 聖慈  
察臣無關於有無而其情則有足可愍許臣解職終喪則  
移孝為忠臣豈無日臣無任狼狽罔極之至謹昧死以  
聞 答曰不可解職宜遵前旨但歸省後還來可也仍



傳曰李某陽城下去京畿監司處祭需題給事下書

同前

甲午十二月在京

伏以臣伏奉 恩旨令臣歸省二母几筵仍令本道題給祭需者臣不勝哀惶感泣之至已於前月二十八日登途今月十八日還赴都下矣伏念臣初無才能可效危急而課從金革之典忘哀遠出罪積不孝而 聖度寬假猶復比列於人許令舉顏歸省而祭需之 賜尤非如臣卑品所曾承受亦非如臣有罪無功者夢寐意料之所敢及臣雖頑蠢不敢安冒而既有 恩命非惟熟薦几筵並及於臣祖臣父列龕之主以臣之故當兵革草創之際汪濊之澤遍霑泉壤臣感激嗚咽思臣祖臣父母所感於 聖恩而責報於臣身者則臣唯知千百糜糈而已尚何言他臣



見臣母兄筵委置窮村盜賊火鈔之可虞而惟臣兄一人  
衆喪新翠獨侍倚廬臣既已下去寧有歸意顧念分義并  
懷 恩私既不敢仍留不來亦不敢不趨謝闕下匍匐遠  
離行道悲衰十步九顧臣之情事至此尤苦矣抑臣之心  
又有大可悶者臣之在此如有一毫報效艱難則臣之承  
恩不特臣祖臣父母安意為榮臣亦愈思竭力不至甚慙  
矣第臣素廩不事之狀乃有如前後疏中所陳則臣之所  
為不過為孤恩絕喪之歸矣日月荏苒歲律將換太禘之  
期只隔五月臣恐不得終戀虛恩而得罪於倫紀也臣無  
任感涕狼狽之至謹昧死隨謝以 聞 答曰省疏具悉  
謝意國事如此爾須在此專事詞命共濟艱危則其詞鋒  
之功誠不下於兵鋒也豈云無所補可抑哀遵旨



同前乙未二月在京

伏以臣伏奉上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教旨改授臣忠佐衛大護軍者伏念今之軍職皆帶虛銜而無陞降付祿之事其推移充調臣不慮及且臣以憂服罪人屏伏於白嶽下人迹罕到之處少與人接似此除拜人亦以為冗散而莫為舉說臣專不知之本月十五日始因一吏來言尋問兵曹十八日而始覩教旨臣果改授如此凡軍職護軍以上皆許謝 恩而謝而後祿乃其例也緣臣不知之故有恩不謝不謝而祿至於三旬之久臣甚懼焉既欲追謝則日月已多幾滿除拜過限之數亦無可署緣故稱身病則臣無不可起動之病而且已祿焉言喪不得在外則否如是而欲掩延不謝則是置 恩命而無人臣之禮臣甚悶



馬凡天下之事處常則順而平處變則逆而乖臣謬以不  
才敢從權典設令在京只凜之而已可也不必假受虛銜  
而致此狼狽其不早辭解亦臣之罪也臣於此又有私情  
之切迫而不得不并陳焉臣之掌修文書一年於此而坐  
此聳警事不了實每當撰出之際政如隔靴爬痒踐冰怕  
陷不得信意滾出素以襪線之才又不得盡其拙思前後  
妄措文字非止一二此是已然不須留之明驗而頑冒以  
來歲律已換親喪再期一半盡於此矣大祥之期只隔四  
月 國家之事非須臣可辦而父母之喪則須已自盡懇  
乞 聖明察臣無用憐臣切迫 許令返服終喪不勝至  
願不勝至願臣無任惶恐狼狽之至謹昧死以 聞

乙未二月十一日以上護軍李某 上疏



傳于政院吳億齡曰大祥已近云似當過後上來令備邊  
司議 啓且一應文書專委於李某而凡竒皆不得知  
云此則承文院誤為矣後則勿令如是事言于備邊司  
柳永詢即以備邊司意 啓曰云云事

傳教矣凡下文書必須詳知本末然後乃能構草令承文  
院一一報知事當為申飭矣近來事大文書陸續不絕  
而皆非尋常酬應之類李某專掌此事手法已熟今若  
即許下鄉在此文官中他無如此之人且聞祥期似遠  
近姑仍留緊關文書等趣即磨勘後許歸墓側大祥過  
後上來似當敢 啓

答曰依 啓此意言于李某

同前

乙未五月在京



伏以臣伏蒙 恩旨自三月二十日後得離郟下或往守  
墓山或赴奠凡筵五十日獲伸微情仍過再期臣誠悲哀  
感激無以為情第念前有過祥上來之 教臣不敢任然  
久退思欲詣都下更陳情願今月十八日自陽城上來十  
九日果川道中伏奉斯速上來事有旨尤不勝惶恐已進  
詣 輦轂之下矣伏念臣前後冒處城中已消十七箇月  
今其大祥已過始欲以喪求退未孚人聽顧臣之情異於  
他喪朱祥之前長為出遊之兒雖 先王制禮不敢不至  
以練以禫循例替變而臣之情事未伸者猶在也幸於未  
禫之前因守廬墓使親魂得一日依安是臣切迫之願也  
臣之在此無用固前日之所已詳陳也今來聞之則向臣  
不在而無一事一文書之廢滯者此又臣之不須留之明



驗也無且近日文書罕少別無大段勾當尤不須容臣哀  
疾強贅於此也天時流邁餘日無幾聖制有定子職難追  
伏乞 聖慈諒臣至情仍令終制不勝茹痛懇丐之至謹  
昧死以 聞

答曰大祥已過未可求退將來事機意外多虞文書撰述  
必待大手宜抑至情勉留都下

副提學乞退疏

丙申八月

伏以臣於今月初六日伏奉 聖旨以臣病重令加給由  
相當藥劑給者臣惶恐感泣不勝墮越之至臣以無狀謬  
蒙 聖恩長在侍從詞翰之列前後叨榮竊寵無有臣比  
嘗危急存亡之秋雖草間匹夫無不奮身運智以效一用  
而臣全無一事可以報國而酬恩雖有文墨滄塵之勞而



其措辭遣意之便一皆承受 廟謨而亦且辭不達意悉  
勞斤改於當事之地臣徒有操管之名而連管實不由臣  
有何實效可當恩獎近年以來災釁山積疾病連綿疫瘡  
寒熱之證連歲亘月以致元氣大敗形羸神喪臣之犬馬  
之齒不止衰謝之年而齒髮凋落氣息微短此由涯分已  
滿死期垂至臣以薄祐四歲父亡不及通喪向又母亡又  
不克守制臣母嘗戒臣曰近觀禮法之家多為返哭城中  
人事稠繁凡疾病事故多有廢祭之端我死汝等必須廬  
墓以祭以終三年此言在耳臣不能終守母戒且凡人子  
皆有父母六年之喪而臣獨不能守一年之制是臣情事  
未畢天地間一大罪人每意一日賊退臣得一日退守丘  
墓此意耿耿已至三年而賊退無期臣病日深恐一朝溘



然而含恨千秋今者朝廷之處邊事是非得喪之間已了  
一策而臣之衰病不得又待全定敢將賤病濫祈適免而  
不意非常之 恩又加於有罪不孝之身臣誠感懼不敢  
更告瘡病未殄敢來趨謝第切伏念風樹之哀久而彌纏  
蒲柳之命難以計住臣之情事日急一日即日秋序向晚  
霜露悽愴懇乞 聖慈諒臣至情特許臣解職使得數年  
退守丘壠則臣蒙被 恩私得伸情願倘有一日餘喘終  
當為 聖明死矣臣無任感激懇迫之至謹昧死以 聞  
答曰昨聞疾頗重於心為慮今來謝良切慰喜人在六氣  
中疾蠲之侵所不能免宜善調理未可去也使母有知欲  
掛冠解職來守丘墓乎論思弼違以匡國家乎人子當以  
父母之心為心母心所在定不如此則今日去而守墓者



欲伸情事而又有傷於孝之道無乃不可乎宜體予意

又乞退疏 己亥五月

伏以臣先將風樹切迫之情乞解官數年退守松楸此蓋  
臣四年前所已陳達於 聖聰而實不肖臣區區至情所  
素定者如此伏蒙 聖旨敦諭不准大槩以接伴為重及  
監院奄逝則臣可請退而三年償接一朝云亡須身送境  
上公私情義方妥臣宿痼呻痛扶曳登程盡境而送今已  
復命闕下矣公事已了私情可伸此正微臣志願得遂而  
天地父母有以曲全烏鳥之會也臣之苦意前後疏中畧  
已陳之今不敢更為煩聒兵禍之後從金革之典者非獨  
一臣而臣之情事與他人不同同臣見復者或已眼前喪  
或偏親尚在此則猶盡於前而亦可追於後也未有如臣



以幼以兵俱不得自盡於前後而今其永感更無可追之日也今日之計但欲於數年之間自守空山使荒田稍辟遺隣稍集樵火可禁守護有籍而已臣之要報於親者已薄而今且并此而不得便遂蒲柳之質一朝溘然則恐無以見父母於泉下而永為不孝之鬼也懇乞 聖慈曲諒臣前後所陳容臣解官數三年退遂微情愚臣幸甚人理幸甚臣無任惶恐切祝之至

又乞退疏

己亥七月

伏以臣以草莽賤品受 恩聖朝致位八座臣誠感激思報消埃難殺身墮首是臣素許况臣一塵之進退有何大關係大作難而必欲直遂已志乃不顧君上所命乎顧臣所請崇出於區區鳥鳥之至情而不幸今日混被形跡之



所拘臣竊恐 聖明或未及察臣情事謂臣并蹈近日引  
去者之常套而不准臣之所請也與臣同列者所宜知臣  
而或有謂臣欲假此而歸去者則宜 聖明之有是慮也  
臣之此請已自四年之先臣當時蒙恩玉堂有何絲毫可  
避之跡能知有今日而預為之地乃發情外之言厚誣聖  
聰也哉直緣伊時 聖旨敦諭而國難未紓臣不敢再請  
忍情徘徊至於今日賊已退而臣之情願猶未得伸此臣  
之所以不避同列之疑亦不敢懷 聖上勉留之恩而寧  
陷於必遂已志之誅也况目今朝論方以柳成龍為所共  
誅之奸而臣為其腹心鷹犬倘法紀稍振臣罪自有可處  
何敢徒恃 聖恩冒竊宰銜有以重耐彈之譏也人臣立  
朝進退當慎一番人進一番人當退若依阿渙忍有所遷



就於其間則士之平日讀書師古要以自守者何居上之  
取人亦何用此輩為哉臣用是慚懼不敢冒出在告曠職  
已經數月之久所帶官司之人已不知有臣臣亦不自知  
職名在身臣之事君道行則留不行則便當奉身以退豈  
有因循不去并防公私如臣所為者哉噫臣少小學舉子  
業不敢有僭越之望但以家貧親老異俸未科得一縣以  
養出身之後濫蒙 恩擢前後履歷率非夢寐之所相及  
一微未奉而母已去世臣之志已荒涼矣母亡既不得守  
毋廬墓之戒賦退又不即遂臣退守之願以此以彼臣徒  
為不孝不忠之歸耳霜露日淒丘壠日荒臣跡日難臣計  
日乖知臣者謂臣心苦不知臣者謂臣心誅臣秋宵無夢  
竹屋長嗟而已伏乞 聖慈諒臣居無可用察臣其勢當



退憐臣志有所在許臣解職遂願則私情幸甚公議幸甚  
臣不勝低徊憫迫之至謹昧死以聞

答曰省疏姑不論他是非今國家艱危事大接人詞命之  
重係國家安危成敗非卿大手不可此一不可去知棄親  
難家從予於顛沛流離之際此所謂惟其所在致死卿之  
忠孝足以貫日月何忍獨於今日棄予而去此二不可去  
卿惟當隱忍不宜退去夫天下自有真是真非非人所得  
以私者一時過激之論何足數哉宜遵前旨勿辭

辭職疏

己亥七月

伏以臣曾將霜露罔極之情願乞數年解職而未蒙允許  
繼以神誅鬼責疾病交作既不敢再請而亦不堪就列前  
後呈告至於六度其間日子已至四十餘個之多臣到此



惶懼仍伏思之則與其虛帶職名徒積廢曠之誅寧申前  
請退遂私情蓋臣之至懇已自四年之先陳達 天聰非  
自今日而始蹈近日求去者之常套也設揆以今日之事  
勢實有益堅其乞解之情者寧有中止其已定之計者哉  
同臣被劾者或被罪或出外臣獨何顏冒竊宰銜有若無  
罪者然我臣之事君去就之際不可苟焉去就一苟則居  
官處事舉皆一於苟而已臣於孤 恩愧恨之餘亦大憫  
之伏乞 聖慈諒臣之病不堪供職察臣之勢不敢冒  
恩許臣解職退遂私情則公私幸甚臣不勝震恐懇祈之至

闕下請命待罪疏

壬子二月

伏念臣頑命耐久白首不死不幸今者巨孽出於門中名  
賊口同出之人悉被拿鞠獨臣猥荷洪造以臣犬馬之



稍長有微庸特寬三木之誅臣感激流涕而不知所云竊  
伏承 備忘記勿問之 旨至念賊徒有陰中之計此則  
又千萬人意慮之所未及臣伏讀 恩旨當何為懷唯感  
淚無窮而已第念臣平生立心未必不以忠 君愛國之  
念蓄積于中而不期雜出於兇賊之招名澆身辱臣誠痛  
憤惶慙不敢以 恩自安謹率羣從子弟伏斧質席蒙請  
命伏乞 聖慈早正刑章以為擇婚不謹汚蟻門戶貶辱  
朝廷之戒



日

看

味

全

全

陳

陳

陳

其







